

皇清經解

文

明

報

報



毛詩補疏序

西漢經師之學惟毛詩傳存鄭箋之二劉疏之孔穎達本而增損爲正義於諸經爲詳善然毛鄭義有異同往往混鄭於毛比  
毛於鄭而聲音訓詁之間疏略亦多余幼習毛詩嘗爲地搜釋  
草木鳥獸蟲魚釋毛鄭異同釋三書共二十餘卷嘉慶甲戌莫  
春刪錄合爲一書戊寅夏又加增損爲五卷次諸易尙書補疏  
之後錄旣完客有善說詩者過余曰孔子論詩三百一言以蔽  
曰思無邪果何以爲無邪誦詩二百授之以政果何以能達使  
於四方果何如而能專對且何爲而興何爲而觀何爲而羣何  
爲而怨何爲而事父事君豈徒精審於聲音訓詁之間辨別毛  
鄭異同之數遂足以盡詩之教乎余默無以荅夫詩溫柔敦厚

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  
感人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  
非謬戾而言不本於性情則聽者厭倦至於傾軋之不已而忿  
毒之相尋以同爲黨卽以此爲爭甚而假宮闈廟祀儲貳之名  
動輒千百人哭於朝門自鳴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禍  
於其國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讀明史每歎詩教之亡莫  
此爲甚夫聖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無邪聖人以詩設教其去  
邪歸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者容也思則情得情得則兩相感  
而不疑故示之於民則民從施之於僚友則僚友協誦之於君  
父則君父怡然釋不以理勝不以氣矜而上下相安於正無邪  
以思致思則以嗟歎永歌手舞足蹈而致管子曰止怒莫如詩

劉向曰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流流然後發詩發於思思以勝  
怒以思相感則情深而氣平矣此詩之所以爲教與雖然訓詁  
之不明則詩辭不可解必通其辭而詩人之旨可釋而思也毛  
傳精簡得詩意爲多鄭生東漢是時士大夫重氣節而溫柔敦  
厚之教疏故其箋多迂拙不如毛氏則傳箋之異不可不分也  
明日以是復諸客客以爲然遂書之爲序嘉慶二十三年夏六  
月旣望焦循錄於雕菰樓之北牕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五十一

毛詩補疏 會國晉興夫人王美江都焦孝廉循著

序故詩有六義焉一日風二日賦三日比四日興五日雅六日

頌

循按六義春官大師所教之六詩也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興者托事於物鄭康成云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雉刺衛宣公芄蘭刺惠公毛傳皆云興也則比興不得以美刺分正義言美刺俱有比興是也比方於物正義謂諸言如者皆比辭也託事於物正義謂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又謂比顯而興隱毛傳特言興也



爲其理隱故也。今考毛傳凡標興也之處，誠如正義所言，惟以比方爲諸言如者，其在經文如日之升、如月之恆、如匪行邁謀、如彼飛蟲之類，此仍行文取喻無關詩之一義。且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明言如字而傳則標以興也，不得謂首二句無如字爲興，次二句有如字爲比也。其在序云言若螽斯、仁如騶虞，此二詩傳未標興，然序又云德如尸鳩、則鵲巢傳云興矣、信厚如麟趾之時，則麟之趾傳云興矣。傳或言興或不言興，原係舉隅，非謂不言興者卽是比。故燕燕于飛傳不言興，箋則明指爲興以補之。日居月諸傳不言興，箋云喻國君與夫人正義，則申言以興國君夫人以明之。箋每以喻釋傳之興，是喻卽興也。然則比方於物不足

以爲比指以言如未爲達也竊謂比當如春秋決事比之比  
比猶例也歌詩必類相維碎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列國賦詩舉以相貺比之謂也賦詩者有此義作詩者亦有  
此義夫婦可例於君臣田野可通之都邑陳古卽以例今寫  
好反以見惡庶幾其用神而其義廣也識者參之

關關鳴鳩傳關關和聲也鳴鳩王鳴也鳥摯而有別箋云摯之  
言至也謂王鳴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循按箋下有云字蓋鄭氏自加箋云二字以繫於傳也傳以  
關關爲和則摯非猛鷲故箋以至明之釋文摯本亦作鷲或  
以猛鷲說之謂王鳴爲鷲鷲廣雅鷲鷲雕三者爲一陸璣以  
鳴鳩爲幽州之鷲郭璞以爲江東之鷲因以爲雕類乃江東

食魚之鷓非雕鷲之鷓也說文鷓鳥黑色多子史記李將軍  
傳射雕索隱引服虔訓為鷓又引說文鷓以明之又云以其  
毛作矢羽漢書匈奴傳云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  
材木箭竿就羽顏師古曰就大雕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為箭  
竿此所謂幽州之鷲也穆天子傳云爰有白臬青雕執犬羊  
食豕鹿郭璞注云今之雕亦能食麀鹿其蒼頡解詁云鷓金  
喙鳥也能擊殺麀鹿御覽九百二十六此所謂雕鷓正西域之鷲郭  
氏自不以為江東食魚之鷓而張守節史記正義取而混合  
之云王雉金口鷓也好在江渚山邊食魚誤矣然則江東之  
鷓何鷓也嘗求之大江南北有好居渚汜食魚者正呼為鷓  
為五各反即王之入聲蓋緩呼之為王鷓急呼之為鷓此古



之遺稱尙可求諸土語者郭氏以其呼近鶚故假諸雕鶚之  
字曰今江東呼之則不曰西域呼之可知也洲渚之鶚亦不  
一類其聲同其食魚同有白如鷺者或以爲白鶴子鶴與鶚  
聲近假鶴之稱而實非鶴猶假鶚之稱而實非鶚也有尾上  
白兩翼微黑者稱漂鶚大者爲牛矢鶚微小而黑者稱苦鶚  
卽姑惡也漂鶚又名魚鶚以其善翔故曰漂漂與揚之義同  
此白鶚所以有揚之稱與尾短飛則見尾之上白斯所以稱白  
鶚也其飛翔之狀似鷹故食魚而獨得鷹名古今注以爲似  
鷹尾上白而說文以王鶚訓白鶚信有然矣宋王性之默記  
云李公輔初任大名府檢驗村落見所謂魚鶚者飛翔水際  
問小吏曰此關鵙也

宜曰此  
鵙鵙

仲修令探取其窠皆一窠二室

蓋雌雄各異居也鶚鶴惡皆假借字皆讀五各反爲王之入聲不知鶚爲假借字竟以王鳴爲雕鶚而以摯爲猛鷲失之矣

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閒也言后妃有關鳴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箋云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

循按經以窈窕爲女之淑毛以幽閒解窈窕慮幽閒不足明女之善故申言貞專惟貞專乃能幽閒箋增處深宮三字於幽閒之下亦以處深宮明其幽閒非謂窈窕當訓以處深宮也正義云窈窕者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失傳義亦非箋義

施于中谷傳興也施移也箋云興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

母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

循按傳訓施爲移故王肅推之云葛生于此延蔓于彼猶女之當外成也與箋較之肅義爲長正義合鄭於毛云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若此句亦喻外成於文爲重毛意必不然竊謂此詩之興正在於重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與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同興女之嫁葛移于中谷其葉萋萋與女嫁于夫家而茂盛也鳥集于灌木其鳴啾啾與女嫁于夫家而和聲遠聞也盛由於和其意似疊而實變化誦之氣穆而神遠箋以中谷爲父母家以延蔓爲形體浸浸日長大迂矣毛傳言簡而意長耐人探索非鄭所能及

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傳黃鳥搏黍也灌木叢木也本式言以會

循按正義引陸璣疏以搏黍與倉庚為一物蓋本方言以倉  
 庚或謂之黃鳥竊謂非也爾雅皇黃鳥此一物也爾雅倉庚  
 商庚鷺黃楚雀又云倉庚鷺黃也此別一物也毛傳於黃鳥  
 訓搏黍於倉庚訓離黃不以倉庚為搏黍即不以黃鳥為倉  
 庚也說文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又云糴糴黃也一曰楚雀  
 其色黎黑而黃未嘗以為黃鳥鄭氏注月令倉庚為離黃而  
 小雅黃鳥黃鳥毋啄我粟箋云黃鳥宜食粟今不聞倉庚食  
 粟也小雅緜蠻黃鳥傳云緜蠻小鳥貌是毛以黃鳥為小鳥  
 特牲饋食禮云佐食搏黍授祝呂氏春秋異寶篇云以百金  
 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也小鳥之狀與色有如搏  
 黍故以名之黍色黃不雜以黎黑斯黃鳥似之直名為黃皇



為黃白非糴黃之所可混矣嘗以此詢之金壇段君玉裁段

君以為然且贊之曰黃鳥即黃雀固曰策黃雀俯啄白粒是可

以證後見姚彥暉詩識名解於小雅黃鳥引其世父九經通

論云此黃鳥黃雀也非黃鶯黃鶯不啄粟彥暉名炳其世父名首源炳書成於

康熙十五年可以信余說為不孤爾雅灌木釋文作檟檟即貫貨

貝之散者貫而聚之故貫之訓為習習者重也重亦聚義鄭

司農言煮鬱云十葉為貫玉海引尚書大傳云三苗貫葉而

生子為一穗白虎通韓詩外傳作貫桑而生尚書疏引書傳作貫桑葉而生當以玉海為正宋時尚書大傳

猶存淮南子兵略訓條修葉貫諸言貫皆義為叢也

陟彼崔嵬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陟彼砮矣傳石山戴土曰

砮

循按傳與爾雅相反必有一誤小雅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傳云漸漸山石高峻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顛之末也釋山峯者厯屨崔嵬厯屨音相通轉戴者冒於上之謂山之峻削者石露出於顛頂而土繞其下是土山戴石也山卑而平者土累其上石骨出於四旁是石山戴土也故凡高峻皆謂之崔嵬說文峯危高也厯屨山顛也又云礧石戴土也阮石山戴土也兀山高而上平也釋名云石戴土曰岨岨臚然也土戴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皆與毛傳相發明廣雅云但鈍也岨猶但石破出則銳土冒上則鈍矣

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箋云我我使臣也我我君也

循按傳不解我字以我字無庸解且爾我字緊相貫而謂一

我臣一我君非傳我

蝨斯羽說說兮傳說說衆多也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欲者無不  
妬忌維蚣蝘不耳

循按箋本序耳然審序文言若蝨斯自爲何不妬忌則子孫  
衆多申言子孫衆多之所以然非謂蝨斯之蟲不妬忌也傳  
但言衆多亦無蝨斯不妬忌之說

公侯干城傳干扞也箋云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

循按此箋申明傳義殊無異同正義言鄭惟干城爲異非也  
公侯腹心傳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箋云可用爲策謀之臣使  
之慮無

循按制斷公侯之腹心卽是策謀慮無箋申傳非易傳也正



義強分別之

言秣其駒傳五尺以上曰駒

循按說文馬高六尺爲驕詩曰我馬爲驕釋文株林乘駒作乘驕云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同又乘馬下云下乘驕注君乘驕然則株林皇皇者華兩詩中之駒皆作驕卽鄭箋亦作驕因經文是乘我乘驕故箋以六尺以下解之此傳五尺以上與株林箋六尺以下義同則此駒亦是驕若是駒則馬三歲曰騶二歲曰駒六尺者固不名駒也

遵彼汝墳傳汝水名也

循按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定陵注云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

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潁川郡亦有定陵縣注  
云有東不羹莽曰定城南陽郡魯陽縣注云有魯山澧水所  
出東北至定陵入汝又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續郡國志  
潁川郡有定陵汝南郡無定陵劉昭注於潁川定陵引地道  
記云高陵山汝水所出水經澧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  
東北過潁川定陵縣西北又東過鄆縣南東入于汝余因論  
之汝南之定陵卽潁川之定陵前漢有一縣而分隸兩郡者  
通典汝南郡鄆城縣有漢定陵故城在縣西北太平寰宇記  
許州舞陽縣引地理志言定陵城在縣北六十里詩地理考  
亦言定陵今潁昌府舞陽縣定陵在漢正當汝南潁川兩郡  
之間故分屬之如甯川國有劇縣應劭曰故紀國今紀亭是

北海郡亦有劇爲侯國後漢省留川國入北海郡郡國志云  
北海郡劇有紀亭古紀國又如固始屬淮陽國寢屬汝南後  
漢并固始於寢入汝南此一縣分兩縣而異名者其他同名  
分隸大約其一多爲侯國光武時省併爲一故僅存其一若  
汝南潁川之定陵後止存潁川是也潁川定陵至汝南新蔡  
何以有四郡余爲論之酈道元嘗爲魯陽太守親驗汝水原  
流詳於水經注中言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孟山蒙柏谷西  
卽盧氏界也其水東屈堯山西嶺下兩分一水東遶堯山南  
爲澧水一水東北出爲汝水自酈說推之澧汝同出一源澧  
亦汝也班志於魯陽敘澧水至定陵入汝於定陵敘汝入淮  
蓋定陵以西統汝於澧也杜預春秋釋例郭璞山海經注並

云汝出南陽魯陽縣大孟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  
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晉書地理志襄城郡泰始二  
年置汝陰郡魏置在晉過郡六在漢過郡四班志言過郡四  
自魯陽潢水數之也如會稽郡錢唐志言武林水東入海行  
八百三十里錢唐至海無此里數前人疑其誤不知於太末  
縣下注云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江入江者卽合武林水也八  
百三十里則自太末至海數之矣又如荊州其川江漢志於  
武都沮縣言沮水至沙羨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此  
蒙武都縣東漢水而言河水出河關積石山至章武入海過  
郡十六自金城數之凡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  
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南河內已得十六河內



接壤者魏郡也於魏郡鄴縣注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於館陶縣云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又於溝洫志互見之云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以河內以上河流今古所同魏郡以下故大河已不可見屯氏河不可合古河而言故於上言十六郡於下言四郡實過郡二十也汝水滻水相繼而過四郡可例而推之矣班氏之書言簡而該其錯綜互見本無不備顏師古不知其意於汝陽下取應劭曰汝水出宏農入淮班氏自言魯陽不言宏農也說文言汝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班志盧氏縣熊耳在東伊水出東北然則漢時盧氏縣在伊水之南與魯陽爲接壤酈氏實目驗之故謂魯陽大孟之西卽盧氏界也許

慎應劭所說與班雖異而指實同若水經言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此本山海經非班義也酈注於滎汝分流始言汝水趣狼臯山狼臯在梁縣西南六十里見太平寰宇記蓋汝水自魯陽越百餘里始至梁縣元和郡縣志謂出魯山縣是矣謂出魯山縣之天息山是又以魯陽之大孟混入勉鄉之天息也淮南地形訓汝出猛山猛與蒙相長短讀蓋蒙谷卽猛山而猛與孟形近而譌大孟山卽猛山也高誘注云猛山一名高陵山在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南定陵者南上當脫汝字此據班氏而未知其指荀子言聞之不如知之殆聞而不知者矣

魴魚頰尾傳頰赤也魚勞則尾赤

循按爾雅魴魴鰲鯨釋文引廣雅云魴鰲又引埤蒼云鰲鯨  
魴也郭璞以魴魴爲鰻而鰲鯨未詳蓋不以鰲鯨爲魴魴與  
張揖異說文魴赤尾魚崔豹古今注云白魚赤尾者曰魴馬  
縞中華古今注作白魚赤尾曰魴玉篇魚部魴盱鬼切魚名  
魴呼工切魚名廣韻一東魴白魚以此證之宜作魴作魴者  
誤也今水中有一種白魚尾正赤俗呼紅僚魚竊謂紅卽魴  
僚卽鰲鯨之轉聲古今注白魚赤尾卽此而說文以魴卽鰲  
鯨鰲鯨卽魴故以魴爲赤尾魚也毛不云魴爲何魚而云勞  
則尾赤是尾赤非魴之本色蓋以魴爲鰻不以爲鰲鯨也說  
苑理政篇云夫投綸錯餌若有若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  
爲魚也博而味厚正爲今之鰻魚魴之爲鰻猶關西謂榜爲



篇見說文荀子議兵篇旁辟私曲之屬楊倞注云旁偏頗也偏

之為旁又鯁之為魴之證鯁魚之尾本不赤毛以魴為鯁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傳鳩尸鳩枯鞠也尸鳩不自為巢居鵲之

成巢

循按詩止言鳩何以知其為尸鳩以詩言居鵲巢而知之也

使居巢為虛擬之辭則泛言鳩矣而何實其為尸鳩因居鵲

巢知其為尸鳩猶因食桑甚知其為鵲鳩也崔豹古今注云

鵲鳩一名尸鳩嚴粲詩緝引李氏說云今乃鵲鳩也李氏未詳

鵲今之八哥李時珍本草綱目云八哥居鵲巢蕭山毛大可

亦據目所親驗以八哥占鵲巢斷尸鳩為鵲鳩見續詩傳鳥名余書

塾後柘顛有鵲巢已而有卵自巢墜下則鵲鳩卵蓋鵲巢避

歲每歲十月後遷移其空巢則鳩鵲居之歐陽永叔作詩本  
義已疑爲當時之拙鳥蓋拙鳥卽八哥也方言以布穀爲秸  
鞠而不以秸鞠爲尸鳩別以尸鳩爲戴勝義乖爾雅郭璞已  
駁破之而以尸鳩爲布穀陳藏器本草拾遺言布穀一名獲  
穀江東呼爲郭公今郭公四月間有之飛鳴繞而未有居鵲  
成巢者列子天瑞篇言鷦之爲鷽鷽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  
鷽月令鳩化爲鷹鄭氏注以鳩爲搏穀高誘注呂氏春秋二  
月紀云鳩蓋布穀鳥鷹之所化自非鷽鷽毛以居鷽巢屬之  
尸鳩而崔豹以鷽鷽爲尸鳩實足以羽翼毛傳而鷽鷽之居  
鷽巢禽鳥之性固歷千古不渝者也

維鳩方之傳方有之也

循按方之訓有其轉注有二商頌正域彼四方傳云域有也  
廣雅夬方也夬同域以有訓方猶以有訓域一也荀子大略  
篇云友者所以相有也楊倞注云友與有同義廣雅云友親  
也左氏昭二十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杜預注云有相親有方  
之訓爲並爲比亦親有之義二也首章居之就一身言也次  
章方之就與國君相偶言也三章盈之就衆媵姪娣言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傳蘩皤蒿也于於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  
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

循按傳訓于爲於在訓蘩爲皤蒿之下明所訓是于沼于沚  
二于字也然則于以之于何訓故箋申言于以猶言往以訓  
在蘩字之上正義云經有三于傳訓爲於不辨上下傳明示

于在繁下何爲不辨乎

嚶嚶草蟲傳草蟲常羊也

循按庶物之名非以聲音卽以形狀淮南子地形訓東南爲常羊之維高誘注云常羊不進不退之貌倣真訓云不若尙羊物之終始漢書禮樂志載郊祀歌云幡比翅回集貳雙飛常羊又云周流常羊思所并顏師古皆訓爲逍遙蓋常羊猶言相羊相羊者逍遙之轉聲也草蟲名常羊猶熒火名熠燿耳

亦旣覲止傳覲遇箋云旣覲謂已昏也易曰男女覲精萬物化生

循按易傳姤遇也姤一作遯與覲通故傳訓覲爲遇箋以旣



見爲同牢而食以旣覲爲覲精毛無此義也

蔽芾甘棠傳甘棠杜也

循按休寧戴庶常云傳注莫先於毛詩其爲書又出爾雅後

爾雅杜甘棠梨山檇榆白粉立文少變杜澀棠甘而名類可

互見杜赤棠白者棠以棠見杜杜甘棠以杜見棠毛詩甘棠

杜也誤粉白榆也不誤杜甘曰棠梨山生曰檇榆白曰粉見其

荅江慎脩先生論小學書然以杜爲不甘本陸璣疏耳以是駁毛恐未爲

當召南之詩在爾雅前矣詩曰甘棠爾雅以杜釋之若爾雅

杜甘爲句則詩之甘棠宜何讀與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

有角者箋云變異也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

循按以角穿屋常也無角而穿屋變也不思物之有變第見穿屋而推之以尋常穿屋之事則似雀有角矣此傳箋之義也正義云不思物有變彊暴之人見屋之穿而推其類謂雀有角經言誰謂無所指實之詞故箋云人皆謂則非指彊暴之人矣

委蛇委蛇傳委蛇行可從迹也箋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

循按君子偕老傳云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迹也箋委曲二字正取毛彼傳以解此傳從迹二字

抱衾與裯傳裯禪被也箋云裯牀帳也

循按裯音通於幃字从周周爲帀義又裯之爲帳猶幃之爲帳箋易傳爲長

一發五豨傳豨牝曰豨 一發五豨傳一歲曰豨箋云豨生三

曰豨

循按爾雅豨生三豨二師一特牝豨鄭司農注大司馬云一歲爲豨二歲爲豨三歲爲特四歲爲肩毛氏七月言私其豨傳與司農同齊風還傳云獸三歲曰肩魏風伐檀傳云三歲曰特皆與爾雅異惟豨不用二歲之訓而用爾雅箋以豨亦宜依爾雅故易之也說文云豨生六月豚一曰一歲豨尙叢聚也豨牝豨也一曰二歲能相把持也豨三歲豨肩相及者蓋物類之名有定稱有通稱豨豨鹿定稱也豨牡稱豨鹿牡亦稱豨鹿之有力者稱豨豨之有力者亦稱豨通稱也若豨生三爲叢聚之名一歲豨尙幼相叢聚故亦名豨及四歲而



豕大矣不叢聚而特行矣故與生一之名同此義之相通者也  
也犯爲把持之義而豕牝同其稱者說文已承戊象人腹巴  
蟲也或曰食象蛇象形巴能食象其腹必大其字爲腹中有  
物之形爾雅虵博而頽郭注云中央廣兩頭銳此以形同大  
腹故得虵稱手之把物猶腹之吞物而大故把取義於巴方  
言箭鏃廣長而薄廉謂之鉞或謂之鈿廣韻鈿方言江東呼  
鏃箭此亦以鏃形中闊如大腹狀也豕本大腹而牝豕之腹  
尤大二歲之豕大腹著見故稱犯而牝豕亦稱犯亦義之相  
通者也豕之爲物一歲卽大不待二歲始能把持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五十二

學海堂

毛詩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傳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箋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偽我心非如是鑒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

循按茹卽謂察形鑒可茹我心非鑒故不可茹如可察形則知兄弟之不可據而不致逢彼之怒矣箋迂曲非傳義

燕燕于飛傳燕燕鳥也

循按爾雅舊周燕燕鳥傳用以解詩則燕燕不與舊周連矣說文舊周燕也从佳少象其冠也一日蜀王望帝姪其相妻慙亡去化爲舊鳥故蜀人聞子舊鳴皆起云望帝說文以舊

周爲句燕以解之注文連上本字古人著書多有此體白氏  
六帖猶然非以周燕解儻字亦非儻下本有小儻字後人芟  
去也蓋讀爾雅儻周燕爲句燕鳧爲句孫炎別三名舍人曰  
儻周名燕句燕又名鳧正與說文同呂氏春秋本味篇儻鳧  
之翠初學記引作鶯蓋鳧卽燕字此以儻爲燕之證也望帝  
之說見於揚雄蜀王本紀證類本草引其說說文附見以備  
儻字一義而以一日二字別之非謂子儻卽燕也華陽國志  
引蜀志云子鵠鳥今云是儻或曰儻周此直以儻周爲子規  
與說文異郭璞以儻周爲子規自以燕燕爲乙之名毛不言  
儻周而以鳧解燕燕與郭同與孫炎舍人異也

差池其羽箋云興戴鳩將歸顧視其衣服

循按左氏襄二十二年傳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  
池杜預注云差池不齊一左傳之差池卽此詩之差池下章  
傳云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頽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  
音卽差池之不齊也蓋莊姜送歸妾一去一畱有似於燕燕  
之差池上下者箋言顧視衣服其說已迂至解下上其音謂  
戴嬌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大小則益迂矣正義絕無分別  
胡能有定傳胡何定止也箋云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  
循按正義云公公於夫婦尙不得所於衆事亦何能有所定乎  
傳箋俱無衆事義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傳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箋云不還謂死  
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



循按傳以不還解爰居爰處句也言居處於彼而不得還  
與子偕老傳偕俱也箋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言俱老者庶幾  
俱免於難

循按偕老夫婦之辭前于以求之于林之下爲語其家人之  
辭此章王肅指室家男女言未必非毛旨也正義云卒章傳  
云不與我生活言與是軍伍相約之辭則此爲軍伍相約非  
室家之謂此不足以破肅蓋從軍者不得歸欲其家人來求  
之而與之偕老於此地卒章言其不來求也

濟盈不濡軌傳由輶以上爲軌

循按軌在式前故云由輶以上與考工記軌前十尺合也故  
釋文云依傳意直音犯又云舊龜美反謂車轄頭也又引說

文云軌車徹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車徹與轄頭同名軌詳見  
少儀正義若毛傳則自作軌讀犯如釋文說也若軌與牡韻  
軌與牡不韻則當舍毛傳由轄以上之訓從轄頭龜美反之  
軌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傳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箋  
云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

循按此傳與箋迥異首章傳云由膝以上爲涉此章涉字與  
首章同涉則不待舟也招招舟子乃我號召舟子所以人不  
待舟而涉我則待舟而不涉也下二句傳云人皆涉我友未  
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  
得禮義昏姻不成是明以涉爲非禮待舟爲得禮也箋解招

招舟子爲舟子號名當渡者而以人涉爲應舟子之招而渡  
是以涉爲乘舟矣與毛義異

采葍采菲無以下體傳葍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

循按齊民要術云菘須音相近然則須卽菘耳菘字漢前所  
無惟作須吳錄言陸遜催人種豆菘齊書武陵王畱王儉設  
食盤中菘菜而已又周彥倫說秋末晚菘梁顧野王收之於  
玉篇本草別錄分蕪菁與菘爲二爾雅須葍從說文葍須從  
也須從正爲菘字緩聲齊民要術有種蔓菁法又有種菘及  
蘆菘法言菘菜似蔓菁無毛而大又引廣志云蕪菁有紫花  
者白花者今驗圖蔬秋冬生者肥大食之甘俗名白菜此葍  
也至春開黃花根葉俱老不堪食四月後種者小而不肥俗

呼爲蔓菜亦呼毛菜此其爲蔓菁者矣二者形以時判實爲  
一類然花皆黃色無紫與白者惟方言云其紫華者謂之蘆  
蕞說文蕞蘆蕞似蕪菁實如小苽此今之來服俗呼爲蘿蔔  
與葑異物方言以莖葉似蕪菁附於葑而以紫華別之正以  
明葑華之不紫也鄭氏注天官醢人菁菹云菁蔓菁也注公  
食大夫禮云菁菹葑菁菹也急就章云老菁蕪荷冬日藏顏  
師古注云菁蔓菁也一曰葑菁亦曰蕪菁言秋種蔓菁至冬  
則老而成就蓄藏之以禦冬也冬月爲菹正是葑菜今通呼  
爲青菜猶古人稱菁之遺釋文謂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  
似而異今之生江南者俗呼瓢兒菜實卽江北之白菜地土  
有殊形味稍別而爲葑爲須則通稱耳葑之爲苽猶非之爲



勿余嘗會而通之蟲之名蜚者一名盧蜚則菜之名菲者卽  
蘆葩也蘆葩卽蘆蕪與蔓菁一類故詩人並與舉之耳爾雅  
蘆葩別條一名葵葵从突與忽音近忽芴字通方言云葵卒  
也江湘之間凡卒相見謂之葵相見或曰突廣雅葵卒也  
葵之爲突卽猶菲之爲葵說文云去不順忽出也去卽古突  
字去之爲忽亦卽葵之爲芴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傳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箋云徘徊也行于  
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尙舒行其心徘徊然

循按徘徊申明違離之義而所以說之者非也行道遲遲卽  
孔子遲遲吾行之義不欲急行也所以然者以中心有違不  
欲行也申爲徘徊是矣乃又以行道爲行於道路之人則非

毛義正義以徘徊爲異而以道路之人云云彛入毛義中兩失之

湜湜其沚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云湜湜持正貌

循按說文湜水清見底傳言清濁異以湜湜爲清也無持正義

昔育恐育鞫傳育長鞫窮也箋云昔育育稚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

循按傳訓育爲長則兩育之訓同耳箋以上育字訓稚下育字訓長非毛義正義辨毛鄭訓稽字爲異於育字則混傳箋爲一

旌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傳諸侯以國相

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闊也日月以逝而不  
我憂箋云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叔  
伯字也呼衛之諸臣女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女日數  
何其多也

循按毛義以誕節對日月其逝日月其逝即日數之多也蔓  
延相及與憂患相及對言若曰葛本宜延蔓相及今乃疏闊  
其節諸侯本宜憂患相及今乃疏廢其日正義謂葛節長闊  
故得延蔓相連及恐非

匪車不東傳不東言不來東也箋云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  
迎我君而復之 靡所與同傳無救患恤同也

循按毛義若曰匪是車之不東是不救患恤同也箋解匪車

迂曲毛義不如是

璵兮尾兮流離之子傳璵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

循按爾雅少美長醜之訓列於鳥之雌雄不可別及二足而羽謂之禽之間蓋泛言鳥之少好長醜者也倉庚老則無毛其音亦變故呼爲黃栗留栗留猶離流也離流猶流離也毛以少好愉愉樂長醜喻微弱陸璣以爲臬長而食母非其義也

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箋云懷至也

循按傳不訓懷字義以懷爲思耳有思于衛靡日不思訓懷

爲至轉不達矣



我思肥泉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

循按釋名云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本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肥通飛謂枝散而多以肥爲飛也爾雅泉歸異出同流肥歸異卽所歸異出同流卽所出同上文汧出不流此言出嫌於蒙上文之不流故言流以別之犍爲舍人不悉此指解作水異出流行合同水經注乃以馬溝水注淇水爲肥泉其水二源一出朝歌城西北一出東南兩水合爲馬溝水爲所出異所歸同與爾雅毛傳俱相反

政事一埤益我傳埤厚也箋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

循按傳不解一字一卽專一之義言有政事則專厚益我猶

孟子所謂我獨賢勞也鄭義迂曲非毛義

其虛其邪傳虛虛也箋云邪讀為徐

循按虛虛也釋文云一本作虛邪也此正義亦云傳質訓詁

疊經文耳非訓虛為徐可知正義本作虛徐也傳以徐訓虛

箋讀邪為徐其虛其邪猶云其徐其徐其徐猶云徐徐

徐徐猶舒舒故箋以為威儀虛徐寬仁也爾雅作其虛其徐

班固幽通賦承靈訓其虛徐今其虛徐即用詩其虛其徐而

邪已作徐在鄭前毛直以徐訓虛謂不特邪字是徐虛字亦

是徐鄭氏則申明之言邪讀為徐邪同斜說文斜讀茶易來

徐徐子夏作茶茶是也馬融解徐徐為安行貌即此箋所謂

寬仁也淮南子原道訓注云原泉始出虛徐流不止以漸盈

滿此虛徐正以徐徐言也大元辰初一虛旣邪心有傾側曰  
虛邪心傾懷不正也王弼解徐徐爲疑懼曹大家解幽通賦  
爲狐疑皆本此在威儀容止則爲寬舒在心則爲遲疑徐徐  
之爲狐疑卽徐徐之爲疑懼徐徐之爲安行卽其虛其徐之  
爲寬仁於此知虛邪卽徐徐而毛以徐訓虛實爲微妙若以  
虛訓虛成何達詁易傳蒙者蒙也剝者剝也上一字乃卦名  
謂卦之名蒙名剝卽取蒙剝之義未可援以爲訓詁之常例  
若謂上虛是邱虛下虛是空虛以空虛之虛解邱虛之虛顧  
以虛訓虛曷以分其爲邱虛爲空虛毛傳宜依正義作虛徐  
也釋文本作虛虛乃譌也

不可讀也傳讀抽也箋云抽猶出也

循按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讀止為道讀之讀更訓為抽翻成

難曉按說文解字曰籀讀也

今說文作讀書也

從竹籀聲籀即古抽

字是以籀或作籀蓋毛公以籀解讀傳寫字省故止為抽此

當言讀籀也不得為抽引之義以上顏氏說是矣乃籀之義

即同於抽說文讀誦書也讀之為講

初學記引廣雅

猶瀆之為溝風

俗通云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說文涌滕也廣雅涌出也

讀之為誦亦猶溝瀆之為通通亦涌也讀講誦三字取於引

申通達故其義為抽始云不可道次云不可詳終云不可讀

道而詳詳而讀若讀仍是道非其序矣讀謂發明而演出之

故箋以出申毛耳

蒙彼縹緜是緹絆也傳蒙覆也緜者為縹是當暑絆延之



服也箋云展衣宜白展衣夏則裏衣縹絺

循按左思蜀都賦累縠疊迹叛衍相傾注引莊子曰何貴何賤是謂叛衍李善引司馬彪莊子注云叛衍猶漫衍也毛言當暑袞延之服袞延卽叛衍釋文袞符袁反則袞延二字疊韻又讀延爲以戰反則與袞讀去聲爲疊韻袞延之服蓋謂服之寬闊者正義以爲袞延是熱氣繼袞是泄去蒸熱之氣非毛義尤非詩義說文袞無色也箋云展衣宜白夏則裏衣縹絺展衣白似與無色相合繼之義爲繫繫者連續之謂展衣蒙於外其色白縹絺在裏其色亦白是相連續以無色也毛鄭皆未訓繼字蓋以繼爲繫不必訓而毛以兩寬衍之服相繫耳正義之說謬且俗矣

爰采唐矣傳唐蒙菜名

循按傳以蒙訓唐而申之曰菜名於小雅女蘿訓以兔絲而申之曰松蘿松蘿非菜是毛不以唐蒙與女蘿兔絲爲一物矣爾雅唐蒙女蘿兔絲宜是衍女蘿二字

定之方中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箋云定星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

循按營室昏正惟十月小雪時此時與東壁正方於中故云方中蓋營室二星東壁二星合爲四星未至十月小雪時四星橫斜未得正方惟小雪時昏中四星乃正方如口故名娥訾之口毛所云昏正四方者如是故鄭申明之以爲小雪時與東壁連也

椅桐梓漆傳椅梓屬

循按爾雅說文皆以梓訓椅而此傳言梓屬以經文椅梓並舉也蓋椅爲梓之一種梓爲大名可以包椅故爾雅云椅梓如釋魚訓鱸爲鯉而周頌潛鱸鯉並言說文訓柘爲桑而月令並言桑柘是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傳虛漕虛也楚邱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邱也

循按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成武有楚邱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子成公徙濮陽又東郡濮陽衛成公自楚邱徙此故帝邱顓頊墟後漢郡國志成武屬沛陰郡注補云左傳隱七年戎執凡伯於楚邱正義所引杜預注卽此隱七年注也

晉地理志沛陽成武有楚邱亭晉改沛陰爲沛陽杜預時尙未改故仍曰沛陰杜於隱七年之楚邱及僖二年之城楚邱並云衛邑則固以齊之所城戎之所伐爲一地與班固同康成東漢人時成武屬沛陰不屬東郡而疑在東郡界中者

見正

義引鄭志蓋不以成武之楚邱爲衛之楚邱也水經注滸水分沛

於定陶東北北逕己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衛詩所謂景山與京者也又北逕楚邱城西郡國志曰成武縣有楚邱亭杜預云楚邱在成武縣東南衛懿公爲狄所滅衛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城楚邱以遷之卽詩所謂升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此同於班志惟鄭氏疑在東郡界中未言何縣亦未明載經注中蓋未定也水經注言



濮水枝津上承濮渠東逕鉏邱縣南京相璠曰今濮陽城西  
南十五里有鼠邱城六國時沮楚同音以爲楚邱非也然則  
京相璠始以濮陽有楚邱亦未指卽文公所徙之楚邱酈氏  
於古事舊蹟往往兩載獨此直斥其非則真非矣至唐人作  
括地志乃以爲在滑州衛南縣通典及元和郡縣志皆於滑  
州言衛文公自漕邑遷於楚邱卽衛南縣太平寰宇記於澶  
州衛南縣言楚邱城在縣西北四里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  
宮引城豕記云齊桓公築楚邱之城卽此此本括地志之說  
然於河南道宋州楚邱縣則又云古之戎州卽己氏之城邑  
景山在縣北三十八里高四丈空岡在縣北三十里高一丈  
蓋詩云景山與京也又棠水在縣北四十五里從單州成武

縣入界南行五里合泡溝詩云望楚與堂也又古楚邱城在縣北三十里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左傳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杜預注在潁陰成武縣西南是兼兩地而言之至歐陽忞輿地廣記辨成武之楚邱云漕楚邱二邑相近今拱州楚邱非衛之所遷縣有景山景岡乃近人附會名之於是近世學者遂以楚邱在開州滑縣西成武之楚邱在今曹縣爲宋地而戎之所伐與齊之所城竟分兩地班志杜注均不足憑矣余因論之閔公二年立戴公廬於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戍曹僖公元年諸侯城楚邱封衛於是去曹而遷楚邱矣十二年爲狄難諸侯城衛楚邱之鄆十八年二十一年狄皆侵衛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邱是必帝邱可以避

狄故去楚邱而遷此若楚邱在滑縣則與帝邱接壤相去不足百里狄可圍楚邱於滑獨不可圍帝邱乎必不然矣惟楚邱在成武爲衛之東南與宋魯接壤狄人出沒於此凡侵魯侵宋侵衛皆在於此帝邱西憑大河北擁清濟地近於漕實遠於楚邱自遷之後狄乃移患於魯宋雖文公十三年乘衛侯在會亦爲患於邊不足爲衛難矣故未遷則苦之旣遷且乘狄亂侵以報之蓋狄雖無定而出沒之地亦有常處河濟之間非其所及矣然則襄公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邱又何地乎曰卽此楚邱也杜預注戎伐召伯之楚邱爲衛地爲沛陰成武而此享晉侯之楚邱不注所以明其爲一地是時晉悼公與魯衛宋諸君會于根遂滅偃陽祖與偃陽俱在漢彭

城國在今邳州之北自此歸國道經楚邱蓋由衛渡河晉文  
公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平時有事於徐兗  
之間其必由衛明矣時以偃陽與宋公故宋享之而道實不  
由宋故享於衛之楚邱不致晉侯於宋而享之者尊晉也楚  
邱衛之舊都城郭宮室必完美享之於此有行禮之地也若  
享之而迂道至宋都非所以待盟主況衛君同會假其地以  
酬與地之惠何不可乎自有鄭氏之疑遂啟後人不信班志  
之漸吾不謂然也又按元和郡縣志言隋開皇十六年置楚  
邱縣屬滑州後以曹州有楚邱改名衛南學者信之乃考隋  
書地理志東郡衛南開皇十六年置大業初廢西濮陽人焉  
又有後魏平昌長樂二縣後齊並廢絕無置楚邱之說



載馳載驅傳載辭也箋云載之言則也

循按夏小正傳云則者盡其辭也則正是辭故箋以申傳正義云鄭惟載之言則爲異然則毛所謂辭者何辭也

言采其蟲傳蟲貝母也

循按淮南子汜論訓蜚蚩高誘注云蚩讀詩曰言采其菑之菑管子地員其山之旁有彼黃蟲此蟲卽菑也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傳願行衛之野麥芄芄然方盛長箋云麥芄芄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

循按毛言願行其野觀其麥取義於行野不取義於麥也鄭言民困麥未收刈取義於麥在野不取義於行也

考槃在澗傳考成槃樂也箋有窮處成樂在於此澗者

循按國語成德之終也鄭康成注簫韶九成云成猶終也成  
字與下獨字相貫謂終樂於澗阿而不出也刺莊公之意全  
在考獨二字詠之自見言此終樂於澗阿者碩人之寬大也  
碩人之進於德也說文諛詐也欺詐爲諛之本義毛不訓釋  
者用本義也當時衛國在朝之臣相率而爲欺詐惟此碩人  
不肯與同羣所以至於以獨寐寤言自矢也詩言此碩人所  
以以獨寐寤言自矢者由於弗諛詐也弗諛詐所以無所適  
無所告也箋言窮處成樂已於詩意不達至以寬爲虛乏弗  
諛爲不忘君惡適爲飢軸爲病全非詩意而正義乃云毛傳  
所說不明妄矣

齒如瓠犀傳瓠犀瓠瓣

循按爾雅作瓠棲說文棲西爲一字棲通妻妻者齊也簡閱  
取乎齊故六月棲棲爲簡閱貌下文戎車旣飭飭卽齊義也  
葉生齊則盛故梧桐之盛謂之萋萋因而心之齊一亦謂之  
萋有萋有苴箋云盡心力於其事是也瓠中之子排列甚齊  
故有棲稱詩因以比齒之齊也犀棲古多通用如棲遲甘泉  
賦作遲遲是也

鱣鮪發發傳鱣鯉也鮪鮪也

循按爾雅主於訓詁其不待訓者則不以列於篇有因釋其  
牝牡飛踵之名而舉之者如鵠雁麋鹿之類否則不孤列孤  
列非訓體也或引荀子單兼之義以爲郭璞分鱣鯉各爲一  
物之證是在荀子正名篇其說云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

喻則兼楊倞注云單物之單名也兼復名也喻曉也謂若止  
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楊氏此  
注甚明蓋荀子單兼之說以命名而言若訓釋則未有單舉  
本文不著一辭之理說文鱣鯉二字互訓尚書大傳江鱣大  
龜鄭氏注云鱣或作鱣鯉也水經注河水篇又南得鯉魚澗  
爾雅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矣不則  
點頷而還鱣鮪也宜是鱣鯉也皆以鱣卽是鯉惟周頌鱣鯉並舉鄭箋  
以大鯉解之崔豹古今注云鯉之大者爲鱣又云兖州人呼  
赤鯉爲赤驥青鯉爲青馬黑鯉爲元駒白鯉爲白騏黃鯉爲  
黃騅鯉類非一鱣爲鯉之一種故以鯉名鱣耳郭璞謂毛傳  
爲強合正義未能辨也



及爾偕老箋云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於老

循按前以爾車來箋云女女復關也以女解爾字以復關指  
女則女者謂男子也我者婦人自我也我欲與女俱至於老  
婦人自言欲與男子偕老也正義以爲婦人述男子謂己之  
辭是女爲男子稱婦人我爲男子自我矣下信誓且且箋云  
我爲童女時女與我言笑和柔我其以信相誓且且耳女我  
所屬分別甚明而正義亦反之經文遂迂曲不達

檜楫松舟傳檜柏葉松身

循按禹貢作栝栝檜一聲之轉君子于役傳云佻會也小雅  
聞關傳云括會也方言秦晉之間曰猶或曰姑鄭氏女祝注  
云禴刮去也釋名釋兵矢末曰栝栝會也與弦會也土喪禮

以組束髮爲髻又云括髮以麻蓋會括皆合義所以收弁爲會弁所以收囊爲括囊因而合二家之市則爲會檜之爲木合松柏二木而得此名故謂之檜而通於括也縱爲松葉柏身亦取叢聚之義叢聚猶之會合也

芄蘭之支傳芄蘭草也箋云芄蘭柔弱恆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

循按息夫躬絕命辭云涕泣流兮萑蘭張晏云萑蘭草也蔓延於地有所憑依則起臣瓚云萑蘭泣涕闌干也此芄蘭指淚而張晏直引毛鄭解之蓋芄蘭者從橫四出之態故淚之出草之蔓皆有此名芄蘭猶云汎瀾也

見陸士衡弔魏武帝文

太元經

陽氣親天萬物丸蘭此正蔓衍之稱矣余嘗求之田野間有

所謂麻雀棺者蔓生葉長二寸橢圓上銳藤柔衍斷之白汁出實狀如秋葵實而與霜後枯破內盈白絨準之本草諸家之說此爲芎藭也雀棺乃雀瓢之遺稱而棺音同莞爾雅名雀說文名莞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傳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歟一葦加之則可渡之喻狹也

循按古今無以葦作舟之理一葦杭之謂一葦之長卽自此岸及彼岸耳下言不容刀刀爲小船言河之廣尚不及刀之長非謂乘刀而渡則不謂乘葦而渡益顯然矣渡與度通廣雅與羸偃同訓過以葦度河非以葦渡人正義云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筏然非一根葦也旣失

經義亦失毛鄭之義箋言喻狹則所謂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者明謂加一葦於河卽可徑過未嘗言人乘於葦而浮於河也束葦果可知筏則廣亦可浮何爲喻狹邪

甘心首疾傳甘厭也箋云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

循按厭之訓爲飽爲滿首疾人所不滿也思之至於首疾而亦不以爲苦不以爲悔若如是思之而始滿意者此毛義也甘心至首疾而不悔則思之不能已可知雖首疾而心亦甘則其思之如貪口味可知鄭申毛非易毛也

焉得諼草傳諼草令人忘憂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循按崔豹古今注引董仲舒云欲忘人之憂贈之以丹棘說



文薰令人忘憂草也詩曰焉得薰草重文作萱文選注引詩作焉得萱草以忘憂得有諛名因諛而轉爲薰萱謂萱取義於諛可也謂諛草非草名不可也正義云諛訓爲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諛爲草名不知傳言令人忘憂正指萱草言若諛僅訓爲忘則忘草爲不辭至於經義正以憂之不能忘耳箋言恐危身欲忘之殊失風人之旨非毛義也而正義直以恐以危身之說屬諸毛傳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五十三

學海堂

毛詩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行邁靡靡傳邁行也箋云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

循按行字之訓或訓往釋名所謂兩足進曰行也或訓道路

左傳斬行栗行栗即道上之栗也傳訓邁為行即是訓行為

邁既言行又言邁猶古詩言行行重行行耳箋以行字訓道

蓋以邁既為行則行宜訓道又恐人誤認而申言道行猶行

道與毛義異也

不流束蒲傳蒲草也箋云蒲蒲柳

循按正義云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

宜為草故易傳以蒲為柳然周南喬木之詩既以薪言楚又

以薪言萑萑之爲草同於蒲蒲草何碍於薪之有釋文引孫  
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戊許相協箋義爲長二蒲之音未詳其  
異陸氏已疑之矣箋之易傳非爲此也箋解揚之水不流束  
薪云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若蒲草何不可移  
動惟牡荆楊柳之木析之爲束粗而且重乃非激揚之水所  
流毛以不流爲反辭箋旣易傳爲實辭故易蒲草爲蒲柳耳  
中谷有萑傳暎其乾矣傳暎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

循按正義云萑草宜生高陸之地今乃生於谷中爲谷水浸  
之故乾燥而將死竊疑水浸何轉乾燥將死正義又云由菸  
死而至於乾燥以暎爲菸也其三章暎其濕矣箋云雖之傷  
於水始則濕中而修久而乾其說亦不明余自壬戌家居棲

暹湖水之間每歲水溢凡花草蔬稻之類水溢滅頂者卽爛  
盡惟高出於水枝葉浮於水外華而秀秀而實隨水而長不  
遽爛死俟水退去或踣或立值秋陽暴之則立時枯委目驗  
十數年乃知凡草穀傷於水者不菸於濕而菸於乾因歎詩  
人詠物之工然則三章乃倒說始而濕繼而修繼而乾非始  
之濕則不菸非繼之脩則不俟乾而早菸非終之乾則始雖  
傷於濕尙不至菸脩卽長也不必解爲且乾矣

尙無爲傳尙無成人爲也箋云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爲  
謂軍役之事也

循按爲之訓通於用

見郊特牲注

爲之文通於僞

見秦風采芣正義

下尙

無造傳云造爲也尙無庸傳云庸用也爲造庸三字義通蓋



謂其時風俗人心尙無詐僞自用之事成人爲者荀子云可  
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楊倞注云僞爲也矯也凡非天性  
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毛公承荀子之學當卽本其說以  
爲之說成人爲者言人所作爲而成之者也鄭以爲軍役之  
事爲之訓亦通於役見表記注故以軍役解爲字然與毛義殊矣  
正義不明其說以傳言尙無成人爲也解作庶幾無此成人  
之所爲且謂軍役之事申述傳意是以成人爲成人有德之  
成人大失毛旨箋解爲爲役則庸不可訓用故改訓爲勞勞  
之義通於役用之義通於僞毛鄭固不同矣

終遠兄弟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箋云今已遠棄親族矣

循按終之爲言盡也傳箋已字乃解終字終遠兄弟者已遠

兄弟也正義云王終是遠於兄弟義轉晦  
毳衣加蒺傳蒺離也蘆之初生者也箋云蒺亂也

循按蒺亂之訓見於釋草不當重見於釋言蓋鄭引釋草而  
後人復摭取傳箋之訓以附入爾雅不然何釋言兩訓毛鄭  
乃各當其一邪

邱中有麻彼留子嗟傳邱中堯堯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  
嗟之所治箋云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  
治理所以爲賢

循按正義區分毛鄭之異謂傳義在未放逐之前箋義在既  
放逐之後細審之未見其然治職有功乃箋之說正義引入

毛義毛固無此義也

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箋云仲初請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

循按左傳此為公子呂之言鄭引之誤耳正義為之辭云仲當亦有此言故引之以為祭仲諫迂矣

將叔無佞傳佞習也箋云佞復也

循按正義云鄭惟以佞為復餘同謂此不同於毛也又云釋言云佞復也孫炎曰佞伏前事復為也復亦貫習之意故傳以佞為習然則佞習復三字義實相成而前乃以為異何邪

序公子素

循按公之子稱公子鄭文公之子詳見宣公三年左傳子華子臧皆不賢得罪死公子蘭即穆公公子俞彌早卒公子瑕

爲洩駕所惡奔楚死於周氏之汪公子士僖二十年帥師入滑後攝父事朝楚楚人酖之死於葉以諸公子考之士與素聲相轉公子素蓋公子士也觀其入滑朝楚非碌碌者故能賦詩刺高克楚人酖之當亦忌其才虞其得立也素與華瑕正同類士爲素之變或本素字殘缺僅存上字頭而譌作士可用以互證

明星有爛傳言小星已不見也箋云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

循按但見明星之爛則小星已不見兩說相成箋言別色假此二字言天未明耳正義本玉藻之文而以早朝說之箋未必有此義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傳宜肴也 宜言飲酒箋云宜乎我燕樂

賓客而飲酒

循按肴與穀同賓之初筵傳云穀豆實也說文肴啖也宜字

無肴義上言弋鳧與雁此云弋卽上弋也此言與子宜之卽

下宜言飲酒之宜也傳謂旣弋旣加則宜用爲豆實以飲酒

相樂非以肴訓宜也箋申毛義而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

酒宜乎二字正承上宜字知傳云宜肴正宜此飲酒之肴也

後人不知毛義誤例爲以肴訓宜而羈入爾雅與粢餐渝變

夷悅等並列竟以肴字爲宜字之訓矣李巡云宜飲酒之肴

則不以肴字爲宜之訓並言飲酒而括其辭知毛氏之義矣

不見子都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箋云人之好美色不往觀子

都 不見子充傳子充良人也

循按孟子云不知子都之姦者無目者也毛言世之美好者與孟子同趙岐注孟子云子都古之姦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蓋孟子深於詩其稱子都正本於詩而與易牙師曠並舉則子都實有其人矣毛又以子充爲良人當亦有其人今不可考耳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傳松木也龍紅草也箋云游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

循按橋松之義傳箋無明文正義則分別之言毛以爲山上有喬高之松木鄭以爲山上有枯槁之松木所以爲喬爲槁之別則又不詳釋文云橋本亦作喬毛作橋玉云高也鄭作

槁枯槁也今為推之以首章傳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知橋

之為喬也箋言喻忽無恩澤無澤是枯槁也呂氏春秋介立

篇引介子推所賦詩云四蛇從之得其雨露一蛇羞之橋死

于中野橋死對上雨露則橋死正是槁死然則橋自通有槁

義不煩改字也傳以紅解龍申之云草也箋連云紅草毛不

爾人今不河...

俟我平巷兮傳巷門外也其人矣于又公于亦...

循按說文云巷里中道从辵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五鄰二

十五家為里眾戶集聚則兩畔皆屋門東西相向或南其間

通行之路為巷道在里中即在兩畔居民之門外故傳以門

外為巷也次頁人也

子寧不嗣音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箋云嗣續也女會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己

循按以嗣音爲習音不免拘蹙非詩人之旨箋故易之也正義言易傳之故而舉下文子寧不來爲說以爲不言不來不言來有所學則此言不嗣音不宜爲習樂殊失箋義邱中有麻首言將其來施施次言將其來食食與施施寧須一例邪至子寧不來傳云不來者言不一來也箋固無異辭正義則分之云毛意以爲責其不一來習業鄭當謂不來見己益爲拘俗矣

方秉簡兮傳簡蘭也

循按漢書地理志引詩云方秉菅兮顏師古注云菅蘭也一



切經音義引聲類云蕞蘭也又引說文云蕞香草也出吳林

山今說文本

山海經中山經吳林之山其中多蕞草郭璞注

云蕞亦菅字蕞蘭字同菅其假借也太平御覽引韓詩傳云

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蘭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

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拂除又後漢書注引薛君韓詩章

句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

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也韓詩直以秉蘭爲

秉蘭與毛不異釋文引韓詩云蓮也此當爲陳風有蒲與蘭

之注陸德明誤載於此

伊其相謔箋云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

循按謔豈必是行夫婦之事鄭之解經每爲此汗褻之語毛

無是也

贈之以勺藥傳勺藥香草箋云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  
循按釋文引韓詩云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古今注載  
董仲舒荅牛亨問云勺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箋言其  
別則送以勺藥蓋古之相傳然也廣雅攣夷勺藥也攣夷卽  
離之緩聲上林賦云宜笑的皦索隱引郭璞云鮮明貌也又  
明月珠子玃皦江靡索隱引應劭云其光輝照於江邊也張  
衡思元賦云離朱唇而微笑兮顏的皦以遺光注云明貌左  
思蜀都賦云暉麗灼爍劉淵林注云豔色也魏都賦云丹萬  
凌波而的皦注云光明也勺藥之華鮮豔外著其稱勺藥猶  
灼爍也勺藥又爲調和之名上林賦云勺藥之和具而後御

之文穎云勺藥五味之和也韋昭云勺藥和齊鹹酸美味也

見七發注枚乘七發云勺藥之醬張衡南都賦云歸雁鳴鵲香稻

鱸魚以為勺藥呂氏春秋本生紀高誘注云鄭國淫辟男女

私會於溱洧之上有綯盼之樂勺藥之和是則以詩人贈勺

取義於和鄭氏以勺與約同聲假借為結約故云結恩情正

義云贈送之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為信約此最得箋義而

說之未明古人棗取於早栗取於慄多假聲音以為義取勺

藥為結約與取勺藥為調和其假借一也

無庶子子憎傳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無庶

子子憎無見惡於夫人箋云庶衆也無使眾臣以我故憎惡於

子

循按卿大夫以下十六字自解會且歸矣句無見惡於夫人解無庶子子憎推經義謂無多子子以憎故定本作與子憎子與同也箋以庶指衆臣子訓爲我未必卽毛義

子之昌兮傳昌盛也箋云昌佼好貌

循按昌訓盛其常也史記引皋陶謨作禹拜美言以美代昌是昌有美義佼好卽美之謂也

必告父母傳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

循按經言父母傳言廟者以惠公仲子俱歿桓娶文姜無父母可告故以爲告廟耳箋言生死則廣其所未言也

要之禭之傳要褻也



循按要爲身中之名加衣作褱則爲裳要褱可省爲要以褱  
訓要明其非要約之要爲裳要之褱也說文無褱字學者謂  
宜作要要也且引虛虛也爲證虛徐也之爲虛虛也尙有兩  
本之疑此要褱也別無要要也之文徒以說文無褱則說文  
亦無藺亦將改藺藺也爲藺藺也乎正義明云字宜從衣故  
云要褱也毛公時自有褱字褱可訓要要訓要無所爲訓矣  
易傳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上爲卦名以字義釋卦  
名非他訓詁可例如以要訓要以虛訓虛吾不知上字何指  
下字又何指顧上一字卽指經文之虛字要字又以虛字要  
字解之人何知之不如不解矣如云上一字爲邱虛爲身要  
下一字爲空虛爲裳要則經之本文固不爲邱虛爲身要今

強坐之而爲此模糊鶻突之解恐古無是體也說文已已也  
上爲巳午之巳下爲已止之已亦未可證

桑者閑閑兮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 桑者泄泄兮傳

泄泄多人之貌

循按閑閑當以皇矣篇閑閑參之泄泄當以板篇泄泄參之  
臨衝閑閑傳訓動搖此言往來之貌亦動搖意也泄泄猶沓  
沓也噶沓背憎傳云噶猶噶噶沓猶沓沓釋文噶說文作傳  
聚也沓說文云語多沓沓也語多人多正相近邶風泄泄其  
羽傳云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此泄泄海賦作洩  
洩爲飛翔之貌左傳其樂也洩洩和樂亦合義則雉飛之泄  
泄正取於沓沓沓者合也廣雅作翺翺

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傳鶉鳥也

循按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作小鳥也鶉之爲鳥人所共知此獨訓小鳥明其爲鶉鶉之鶉莊子徐無鬼云未嘗好田鶉生于突本是詩以爲說也

從子于鵠傳鵠曲沃邑也

循按成十三年左傳焚我箕郛郛蓋卽鵠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傳椒聊椒也箋云椒之性芳香而少實今一椽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

循按一椽二字訓聊字也經言椒聊是言椒之椽故依其文解之爲一椽之實正義未得此旨蓋以聊爲語助故也爾雅釋木杪者聊杪卽謂椽本草經云蔓椒一名家椒與蜀椒別

陶隱居云俗呼爲樛樛卽杓字傳言椒聊椒也固不以聊爲語助

遠條且傳言聲之遠聞也

循按詩以椒氣之遠長比桓叔聲譽之遠聞而聲譽之遠聞則由德之廣博毛傳簡妙箋於前章明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又解碩大無朋云大謂德美廣博也是聲之遠由於德之廣德而有朋則私而不厚惟無朋故篤厚惟篤厚則所及者遠故傳於次章末明椒聊遠條之所喻也樂記感條暢之氣暢之義爲長故條有長義考文作脩非是

其葉湑湑傳湑湑枝葉不相比也 其葉菁菁傳菁菁盛也箋



云菁菁稀少之貌

循按毛讀滑滑爲疏疏故爲不相比滑之爲疏猶巾車注讀疏爲楮也鄭讀菁菁爲精精故爲稀少廣雅訓精爲小李善注文選風賦云精與菁古字通小雅零露滑兮傳云滑滑然蕭上露貌此亦謂疏疏也瀼瀼則蕃泥泥則霑濡濃濃則厚由疏少而蕃言露珠也既溼於蕭不見珠粒見霑濡矣霑濡之始尙薄旣而則厚知首章以疏言也

胡不飲焉傳飲助也箋云何不相推飲而助之

循按次且一聲之轉飲之爲助猶趨之與起正義謂非訓次爲助以飲爲古次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此據箋推飲而助之說以解傳也然傳明以助訓飲箋以推飲並言儒行注

云推舉也舉猶與也周禮師氏注故書舉爲與易物與無妄虞仲翔注與猶舉也與猶助

也見戰國策呂氏春秋注以推明飲正是以助明飲耳

羔裘豹祛傳祛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箋云羔裘豹祛

在位卿大夫之服也

循按此傳箋異義也毛以裘與祛本末不同比在位與民異

心鄭以羔裘豹祛實指卿大夫之服而言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箋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

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 豈無他人維

子之好箋云我不去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

如此亦唐之遺風

循按采邑者世祿之家民爲采邑之民則非一世所以有故

舊之念此時卿大夫困苦其民是大夫之於民已不念故而民則念故也是大夫之於民已不念好而民則念好也大夫愈困苦其民民愈念故念好故曰民之厚如此此箋之義也正義云箋以民與大夫尊卑懸隔不應得有故舊恩好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小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好也求之於箋絕非此義

今者不樂逝者其耄傳耄老也八十曰耄箋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自使老

循按秦仲有車馬禮樂之盛秦人極言其樂耳逝謂年歲之逝言時易去而老也以樂爲仕以逝爲去國此鄭之說也非毛義也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傳能以道媚於上下者冬獵曰狩箋云媚於上下者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

循按以道媚於上下之人則必不從君於非禮今日之狩而媚子從之蓋以天子所命王國之典禮非尋常田獵之比也傳訓冬獵曰狩明此狩之爲典禮耳箋言襄公親賢非毛義駕我騏驎傳騏驎文也

循按釋文騏音其馬騏文也正義云色之青黑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然則毛傳本作騏綦文也陸本作騏文與正義本不同今正義本作騏文則陸本也乃曹風尸鳩其弁伊騏傳云騏騏文也釋文騏音其綦文也則陸本彼處正作綦文與此正義同而尸鳩正義云馬之青黑色者謂之



騏此字從焉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則彼正義轉作騏文  
余爲論之尸鳩作騏騏文也小戎作騏綦文也正義本不誤  
陸於尸鳩作綦文小戎作騏文當互誤耳何也小戎之騏馬  
也馬名騏正不知騏爲何解而漫訓以騏文騏爲何騏文將  
焉附惟綦爲青黑色之名鄭風縞衣綦巾傳已訓云蒼艾色  
則此云綦文知其爲蒼艾色之文矣綦而曰文者蒼艾則兩  
色相合相雜爲文說文云騏馬青驪文如博棋也棋黑白各  
半其布於局則二色相錯是馬之色蓋青與黑圓迹相雜故  
曰青驪文如博棋馬青黑色名駟青黑而文若鱗者名驪鱗  
鬣者又名騏騏之異在文如博棋故曰綦文綦文卽棋文也  
尸鳩之騏弁也弁之文如騏馬之文故名騏弁而傳以騏馬

之文明之以綦文見馬之色以騏文見弁之色以騏文明騏  
弁之文可也以騏文明騏馬之文不可也知小戎傳必作綦  
文正義是而釋文非也

駟驪是駟傳黃馬黑喙曰駟

循按爾雅云白馬黑唇駟黑喙駟冒上白馬為名孫炎本

駟作駟言與牛同稱

見爾雅釋文

駟本黃牛黑唇之名爾雅白馬

疑古作黃馬故毛傳云黃馬也駟為黃馬黑唇之名故小雅  
傳準此謂駟為黃牛黑唇說文駟黃馬黑喙亦作黃不作白  
郭璞言淺黃色蓋調停於黃白之間恐非古義

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循按蒹葭考槃皆遯世高隱之辭而序則云考槃刺莊公蒹

葭刺襄公此說者所以疑序也嘗觀序之言刺如氓靜女刺  
時簡兮刺不用賢芄蘭刺惠公匏有苦葉雄雉刺衛宣公君  
子于役刺平王叔于田大叔于田刺莊公羔裘刺朝還刺荒  
著刺時不親迎葛屨刺褊汾沮洳刺儉十畝之間刺時代檀  
刺貪蟋蟀刺晉僖公山有樞椒聊刺晉昭公有杖之杜刺晉  
武公葛生采苓刺晉獻公宛邱刺陳幽公蟋蟀刺奢尸鳩刺  
不壹祈父白駒黃鳥刺宣王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魚藻采  
菽黍苗隰桑瓠葉刺幽王抑衛武公刺厲王求之詩文不見  
刺意惟其爲刺詩而詩中不見有刺意此三百篇所以溫柔  
敦厚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也後世之刺人一本於  
私雖君父不難於指斥以自鳴其直學詩三百於序旣知其

爲刺某某之詩矣而諷味其詩文則婉曲而不直言寄托而多隱語故其言足以感人而不以自禍卽如節南山雨無正小弁等作亦惻怛纏綿不傷於直所以爲千古事父事君之法也若使所刺在此詩中卽明白言之不待讀序卽知其爲刺某人之作則何以爲主文諷諫而不訐溫柔敦厚而不愚

二語李行脩說

人之多辟無自立辟洩冶所以見非於聖人也宋明

之人不知詩教士大夫以理自持以倖直抵觸其君相習成風性情全失而疑小序者遂相率而起余謂小序之有裨于詩至切至要特詳論於此

有條有梅傳條栝梅柎也

循按爾雅釋木云柚條說文亦云柚條也似橙而酢夏書曰



厥包橘柚毛傳作栢以詩考之詩為秦風宜詠其土地所出

柚貢於揚州渡淮而北即化為枳見列子湯問篇作栢為是又以說

文考之古由𠂔二字相通鄭風左旋右抽說文手部引之作

左旋右栢然則从𠂔从由本可相通廣雅迪蹈也蹈足从𠂔

迪彳从由二字為訓亦一證矣說文無栢而有柚柚即栢也

別有櫛字列子湯問篇言柚之狀而字正作櫛然則橘柚之

柚宜作櫛而條柚之柚即栢字條栢猶條柚也說文以昆侖

河隅之長木訓櫛以似橙味酢繫柚字下又引禹貢橘柚為

不可通於栢或曰栢柚既相通則曷不以毛傳之栢為橘柚

之柚如埤雅人君道化之說埤雅云柚渡淮而為枳梅變而成杏今終南之所生有條有梅

而材實成焉山之所以美化乃然條為橘柚是必梅為英梅在乎此以譬則人君以道化也

今傳訓梅爲枏則毛義自以栳釋條不作橘柚解也詩言梅者四召南小雅皆無傳此與陳風皆訓枏召南其實七其實三小雅與栗並稱嘉卉則豆實乾漦之梅說文某酸果也是也說文梅枏二字互訓史記司馬相如傳注云枏葉似桑顏師古注漢書云枏今所謂楠木是也陸璣疏於標有梅言杏類暴乾爲腊置羹臠齏中於有條有梅言皮葉似豫章荊州人曰梅分別甚明郭璞注梅枏云似杏實酢此直以薦豆和羹之實爲枏木實矣南山經虢勺之山其上多梓枏郭璞注云枏大木葉似桑今作楠爾雅以爲梅此是也注爾雅誤耳說文以似橙而酢屬諸柚條與郭璞以似杏實酢屬諸梅枏其誤同矣

有紀有堂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云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

循按釋文云紀亦作配正義云集注本作配定本作紀紀乃配之假借字也毛公於陟配訓山有草木於此訓基余爲論之前有條有梅以草木言此有紀有堂以平地言終南雖高峻其平處亦有配有堂配堂無草木者也以此證彼無草木爲配有草木爲岵毛傳當與爾雅說文同爾雅釋邱畢堂牆謂畢爲堂之牆堂爲畢中間之道中間道平如堂兩畔崖高如牆毛云畢道平如堂據其平處解經之堂也箋因傳言畢故用爾雅解畢爲兩邊之如牆云道平如堂云邊如堂之牆互相發明兩無不足堂本平定本作平如堂正義云畢道如

堂有平字與否一也經云有岷有堂正以平處無草木言之  
矣

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箋從死自殺以從死  
臨其穴惴惴其慄傳惴惴懼也箋云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  
視其壙皆爲之悼慄

循按三良之死以爲自殺者應劭注漢書云秦穆公與羣臣  
飲酒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  
及公墓皆從死箋謂三良自殺從死故以惴惴爲秦人臨視  
其壙者爲之悼慄然序稱穆公以人從死則殺三良者乃穆  
公左傳亦言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與序合毛訓惴惴爲懼  
自謂三良若秦人臨三良之壙止宜哀不必懼誠是三人許



諾自殺且已死而臨其壙何欲百身以贖之左傳言秦收其  
良以死君子知秦之不復東征秦蒙毅對使臣云昔者秦穆  
公殺三良而死故立號曰繆三子非自殺審矣王仲宣曹子  
建均有詩曹以臨穴爲登三良墓之人王則以臨穴呼天爲  
三子之妻子兄弟皆從箋而推之耳

於我乎夏屋渠渠傳夏大也箋云屋具也

循按傳不解屋謂屋宇也夏屋謂寢廟古燕食之禮行於寢  
廟言夏屋舉燕食之地也正義謂言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  
不知徒言飲食轉無以見其爲燕食也

宛邱之上兮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

循按爾雅宛中宛邱邱背有邱爲負邱又云邱上有邱爲宛

邱邱上有邱卽邱背有邱宛邱旣曰宛中矣不應又混於負  
邱邱上有邱爲宛邱七字當是羨文釋名中央下曰宛邱有  
邱宛宛如偃器也涇上有一泉水亦是也此發明宛中之訓  
若絕無邱上有邱之說者郭璞以邱上有邱之羨文解宛中  
爲中央高峻非其義矣爾雅釋山又云宛中隆注以爲山中  
央高亦非也說文宛屈草自覆也宛有屈義蓋邱雖高而中  
有屈曲望之如龍蛇蜿蜒曲凡邱山中央高者邱卽名邱山卽  
名山無別名也惟中央宛曲則在山爲隆在邱爲宛邱且凡  
從宛之字均有曲義馬屈足爲踈貌委曲爲婉日將莫爲晚  
晚爲目深謂目上下高中深正與宛邱同屨之庫者爲鞞削  
物爲剗小孔貌爲窻皆取於卑坳可爲宛邱例矣隆從降從

生故亦有屈曲之義方言云車枸篋或謂之篋籠或謂之隆  
屈郭注以爲車弓車弓卽蓋弓弓之爲狀中央宛曲車蓋似  
之釋名云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簫射之間曰淵淵宛也言  
宛曲也弓之形高下屈曲故曰穹隆曰宛曲蓋弓似之曰隆  
屈司馬相如大人賦說赤螭青蛇之狀曰宛蜒低卬又曰詘  
折隆窮宛中之名宛名隆義得相通於此可會也

東門之粉傳粉白榆也

循按白色之名通作分聲粉爲鉛所成其色白羊之白者名  
粉素問六元政紀大論寒雰結爲霜雪王冰云雰音紛寒雰  
白氣也蓋分訓別古讀若班與白爲一音之轉而白之於五  
色亦主分別之義也

越以鹼邁傳鹼數箋云鹼總也

循按召南素絲五總傳云總數也商頌鹼假無言傳云鹼總也箋本傳以申之

鴟鴞鴟鴞傳鴟鴞鷓鴣也

循按傳於子口卒瘞下解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是傳以鴟鴞為小鳥也韓詩外傳云鴟鴞鷓鴣鳥名也鴟鴞

所以愛養其子者適所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不知托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菴風至菴折巢覆有

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

文選注

說苑載客說孟嘗君云臣

嘗見鷓鴣巢於葦之苕鴻毛著之已建之安工女不能為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其所托者使然也二說相



類而一云鷓鴣一云鷓鴣是鷓鴣即鷓鴣也荀子勸學篇云  
 南方有鳥名曰蒙鳩以羽為巢編之以髮繫以葦苕風至苕  
 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猶言憊雀謝侍  
 郎墉云蒙鳩大戴禮作蛟鳩方言作蔑雀蒙蛟蔑一聲之轉  
 皆謂細也侍郎刻輯校荀子二十卷鷓鴣即鷓鴣說文以訓桃蟲郭璞以  
 為桃雀故易林云桃雀竊脂巢於小枝搖動不安為風所吹  
 則桃蟲鷓鴣鷓鴣一物也物之以鳩稱者多通名鷓伯趙名  
 百鷓又名鳩蟬名蛟蚨又名蚘螫此鷓鴣一名鷓鴣亦其類  
 矣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傳敦猶專專也烝眾也言我心苦事又苦  
 也箋云瓜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又

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循按以栗爲析箋易傳也瓜之苦喻心苦烝在栗薪何以喻  
事苦釋文引韓詩作溲溲卽蓼字周頌予又集于蓼毛傳云  
言辛苦也蓼爲辛苦之菜而瓜繫於其上故喻心苦事又苦  
心苦謂瓜瓣之苦事苦謂集於蓼之苦毛本當作烝在蓼薪  
與韓詩同鄭所見本已作栗遂讀爲裂以析薪爲實指所苦  
之事失毛義傳以敦爲專專謂專於此而不移也箋云專專  
如瓜之繫綴焉亦非以專專爲瓜蔓前章敦彼獨宿箋云敦  
敦然獨宿於車下卽用此專專之說也正義謂敦是瓜之繫  
蔓之貌故轉爲專謂瓜繫於蔓專專然亦未明

赤烏凡凡傳凡凡絢貌箋云屨赤烏凡凡然

循按說文手部擊固也讀若詩赤鳥擊擊已部登讀若詩云赤鳥已已几有踞義鳥上之絢取義於拘在屨頭所以爲行戒其象拘直故曰几几拘直卽有固義几几擊擊同也張仲景傷寒論云太陽病項背強几几項背強則拘直不能左右動搖正與屨上絢相似仲景用几几二字正同於詩撰音釋者以几几音殊說文卷三有几字云鳥之短羽飛几几也象形讀若殊此與項背強之義不合注仲景書者誤也廣雅以几几爲盛貌蓋見毛傳以赤鳥爲人君之盛屨故以几几爲盛然毛以几几狀絢其狀物之工未之能喻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五十四

學海堂

毛詩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周道倭遲傳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

循按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郁夷注云詩周道郁夷師古曰小雅四牡之詩曰四牡騤騤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字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考文選西征賦注韓詩周道威夷薛君章句云威夷險也此詩釋文云韓詩作倭夷然則韓詩不作郁夷亦不以爲地名班志引詩蓋以縣名郁夷取於詩之言郁夷郁從有聲與洧鮪同則古讀與倭近故倭威夷通非詩之郁夷卽漢縣之郁夷也顏師古不明班氏之惜謂郁夷卽是周道之名韓毛皆不然矣又班志言齊地云臨菑名營邱故齊



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嶼之間兮又曰蒞我於著乎爾此亦其舒緩之體也營毛詩作還爲便捷之貌韓詩作姸好貌營還姸通志謂邱之取名爲營猶詩稱子之營非謂子之營兮卽是營邱其謂齊詩謂齊國之詩非三家齊轅固生之齊詩其引侯我於著與遇我乎嶼之間見其從容言語故爲舒緩之體而顏師古則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言往適營邱而相逢於嶼山又云著地名卽濟南郡著縣也子之營與子之茂子之昌並言侯乎著與侯乎堂侯乎庭並言營茂爲地名茂昌堂庭其亦地乎不足辨也嶼蓋嶺之別體釋文言崔靈恩集注作嶼靈恩爲毛詩者也作嶼者非轅固生之詩也齊詩魏代已亡師古因班氏表齊詩之目故臆謂齊詩作

營望其文而爲之辭耳他如汝墳傳訓墳爲大防水經注以  
濱爲懸水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傳言浚衛邑寒泉則不可知  
者也水經注謂瓠子水會濮水東逕浚城南西北去濮陽三  
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卽詩所謂通典因謂寒泉在濮陽縣  
東南有古浚城太平寰宇記則謂寒泉阪在開封浚儀縣西  
六十里卽詩之寒泉其水冬夏常冷歐陽忞輿地廣記亦云  
開封縣有浚溝詩所謂浚郊浚都祥符縣北有浚水寒泉阪  
不知後世名岡名陂取號於古不得轉以之證古也元豐九  
域志開德府有旌邱曹州濟陰郡寃句四鄉有瀾溝太平寰  
宇記言寃句縣大瀾溝卽詩出宿于濟飲餞于瀾箋言于言  
猶涉瀾未聞遠近同異而寰宇記引趙記柏人有于言山在

邢州堯山縣卽隋地理志襄國郡內邱之干言山乃寰宇記  
又言澶州衛縣有干城卽衛詩出宿于干思須與漕箋第云  
自衛而來所經邑水經注濮水逕長垣祭城濮渠又東逕須  
城北劉昭注郡國志言衛作新臺在東郡陽平縣北水經注  
謂河水東逕鄆城縣北河之南岸有新城南岸有新臺鴻基  
衛宣公所築劉昭又引博物記桑中在東郡通典汲郡衛縣  
有上宮臺程大昌演蕃露則謂孟子之滕館於上宮引詩要  
我乎上宮太平寰宇記又謂澶州臨河縣復關堤在縣南三  
百步黃河北岸衛詩乘彼坵垣以望復關卽此凡此皆後世  
名不足以釋詩

況也永歎傳况茲箋云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歎而已

循按出車箋解僕夫況瘁云況茲也御夫則茲益惟悴用此  
傳之訓而申云滋益則是況之訓爲滋益滋茲皆有益義也  
擲風泉水茲之永歎以此傳推之茲之永歎猶云況也永歎  
乃泉水箋云茲此也思此而長歎此箋云來茲對之長歎而  
已雖用傳訓況爲茲而仍解茲爲此則與傳異義也晉語不  
豹對里克曰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韋昭注云況益也孟子  
而況得而臣之乎言友且不可而益而爲臣得乎卽滋益不  
止之辭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傳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箋云丁丁  
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  
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 伐木許許傳



許許梯貌

循按傳以丁丁爲伐木聲嚶嚶爲驚懼則因伐木而驚懼因

外驚懼而遷喬既遷於喬又呼其友故傳解嚶其鳴矣猶求友

聲云君子雖遷高位不可以忘其友朋至此始言及友朋但

言不可忘友相切直之義箋言之傳無之也至箋言昔日未

居位在農之時此亦汎說正義則云鄭以爲此章追本文王

幼少之時結友之事言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

於山阪文王幼時何曾爲農又何伐木之有首章伐木丁丁

與鳥鳴嚶嚶相貫二三章言伐木第因首章而類言之正義

云毛以爲伐木其梯許許然故鳥驚而飛去傳以驚懼明嚶

嚶非明許許也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箋云王有酒則泐蓄之王無酒酤買之爲我擊鼓坎坎然爲我與舞蹲蹲然王曰及我今之間暇

循按五我字一貫爲屬文之法鄭氏拙於屬文而以上四我字爲族人下一我字爲王正義謂傳亦然誣矣

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傳戩福穀祿罄盡也箋云天使女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遐遠也天又下子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溥蒙之

循按俾爾戩穀直謂子爾福祿俾爾遐福直謂子爾遠福不必增出臣民箋義非傳有也盡無不宜橫言之維日不足縱言之

我出我車箋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帥自謂也

循按鄭氏不明屬文之法每於我字破碎解之若一我殷王  
一我將帥豈復詩人之旨傳不然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箋云杞非常菜也而  
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

循按父母卽君子之父母上章我心傷悲箋言念其君子故  
此章因念君子言君子未歸不特我念之並我父母亦憂之  
正義則以爲婦人稱夫爲父母引日月父兮母兮爲證乃日  
月父兮母兮之文箋云已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乃反遇我不  
終彼箋義謂詩極言之非真以夫爲父母然且未必當詩人  
之旨亦非必合毛傳之義若此詩直云憂我父母與父兮母

今辭氣已自不同此詩無容極言之也正義引日月箋以當此詩傳箋之義於此失之並失彼箋之義也

魴鱧傳鱧鯛也

循按毛傳於鱧訓鯉於鱧訓鮎則鱧亦必訓鮎正義言諸本或作鱧鮎是唐初之本有作鮎者是也改鮎為鯛緣郭注而誤耳鯛自是鱣與鱧別鱣自為首戴七星之魚非鱧也

北山有萊傳萊草也

循按爾雅釐蔓華說文萊蔓華也萊釐古字通詩貽我來牟

劉向封事引作貽我釐牟書帝告釐沃一作來沃是也釐卽

藜故玉篇以藜訓萊月令孟春行秋令藜莠蓬蒿並興管子

封禪篇云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蓋田畝荒穢故生此諸



草十月之交言汗萊周禮地官言萊田蓋不耕治則荒草生  
藜莠之類也言萊以概諸草正義以為草之總名則非矣

序有其義而亡其辭

循按他序首言章句如正義標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至共  
之可知章句舊在序首後人分係各篇之末也六笙詩不言  
章句而係之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然則小序作於笙詩既亡  
之後故六詩之序均就篇題為解所謂有其義也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傳楊木為舟載沈亦浮載浮亦浮箋云舟  
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

循按傳箋明以載為承載之載汎汎浮也傳兩亦浮解汎汎  
言此楊舟無論所載者為沈物浮物而皆汎汎也箋恐載沈

載浮之說不明故以沈浮爲所載之物可謂明矣乃正義引  
載馳載驅之例以載爲則又謂傳言載沈亦浮箋云沈物亦  
載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若然經宜云則沈則浮舟可云則  
沈乎傳箋正以則沈則浮未可解經故詳切明之正義不得  
其故且沒傳箋體物之工亦妄矣經言則沈則浮是浮沈屬  
舟解作則載沈物則載浮物不且於經文爲添設乎  
歟彼飛隼箋云隼急疾之鳥也

循按春官司常職云鳥隼曰旃爾雅錯革鳥曰旃孫炎云革  
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繆也本爾雅革鳥故云急疾耳說文於  
隼字下重文作隼云隼或从隹一一曰鷓字許氏蓋以隼隼  
同字定爲祝鳩故玉篇云隼祝鳩也而隼字又通於鷓管子

君臣篇云丈尺一綽制注云綽古准字然則从享與从隹可得通也鶡卽鶡省國語有隹集於陳侯之庭韋昭注云隹今之鶡廣雅云鶡鶡鶡鶡也昭訓隹爲鶡卽同說文隹一曰鶡之義山海經景山多鶡黑色有力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隹爲黑祥鶡卽是鶡隹卽是鶡故云黑祥也

一切經音義云隹又作鶡

廣雅

又云隹鶡也此隹卽離卽說文離一曰鶡四牡翩翩者離傳訓夫不此祝鳩非隹鶡也此詩隹箋訓急疾之鳥非祝鳩也易解上六公用射隹于高墉之上九家易云隹鶡鳥也今捕食雀者虞翻云離爲隹考工記軛人職云鳥旗七旂以象鶡火注云鳥隹爲旗州里之所建爾雅柳鶡火也注云鶡鳥名火屬南方此鶡卽隹也柳居鶡火之首其象爲味味一作囑

喙也有吞喙之象故取於鶉離爲南方之卦故象爲隼鳥旗  
取象於鶉亦畫爲鶉也敦讀爲追與隹離音近鶉火乃鶉火  
此鳥隼所以象鶉火也匪鶉匪鳶傳云雕也說文駮與雕互  
訓則匪鶉之鶉正是鶉之省詩凡言鶉多作鶉惟有縣鶉兮  
毛訓爲小鳥是鶉鶉之鶉僖公五年左傳卜偃舉童謡鶉之  
賁賁又云丙子且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表記引  
詩云鶉之姜姜鶉之賁賁賁即奔奔是知童謡之鶉與詩  
之鶉皆鶉火之鶉非鶉鶉之小鳥爲隼鶉之急疾矣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麇麇牝麇也中原  
之野甚有之

循按箋義不及傳遠甚傳以其祁指中原之大正義解毛謂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其諸禽獸大而甚有又云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非也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傳矜憐也箋云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今調餼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

循按詩舉鰥寡一端其實可矜之人不止於此故箋兼舉貧窮孤獨以備言之非以矜人專指貧窮者也正義未得其旨夜未央傳央且也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

循按毛解出車旂旐央央云央央鮮明也又解昊天曰旦云旦明也以旦訓央正以央有明義正義言毛非訓央爲旦非也釋文有七也反子徐反兩音則一本或作且字然以旦訓央既非達詁作且者誤耳蒹葭宛在水中央則央有中義故廣雅訓央爲中但夜未中仍在亥子以前非早朝時訓央爲

且實毛旨之精微也箋解作未渠央則以當時之語擬之漢樂府長安有狹邪行云丈人且徐徐調弦詎未央相逢行云丈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南史卞彬傳高爽書延陵縣鼓詩云受打未詎央未詎央卽詎未央詎未央卽未渠央卽未已未盡之意亦不以爲且字也

無相猶矣傳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瘡瘡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

循按爾雅釋詁迪繇道也繇卽猶此道乃教道之義傳言兄弟怡怡異於朋友責善故但相好不必相規相規且不可何論詬病箋之淺每不及傳之深也

似續妣祖傳以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已

成其宮廟也

循按說文巳己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  
史記律書云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陽盡於巳故巳有止義  
汜爲窮瀆窮卽止也祀爲祭無已吳爲語已詞凡作已然之  
義皆從巳午之巳非巳午之外別有已止之字也說文已用  
也从反巳與巳形義俱異卽今之以字訓已爲巳者蓋當時  
已然之巳或通作呂若曰巳午之巳卽今所謂呂然之呂猶  
于於二字形義俱異而說文云于於也龠龠二字形義俱異  
而說文云龠龠也以於爲于以龠爲龠以呂爲已皆當時通  
用故說文舉以明之惟已呂旣通故已或作呂呂或作已檀  
弓公肩假曰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呂此當作巳午之巳

不當爲呂用之呂故注云呂已字呂與已字本同特牲饋食  
禮藁有呂也注云呂讀如何其久也必有呂也之呂旄邱必  
有呂也箋解呂字如本訓而儀禮注引此者正以當時呂通  
於已故明此處當如本訓也似從呂而說文訓爲象象者肖  
也故訓通於嗣廣雅子呂似也子訓似猶嗣訓似呂之訓似  
則似從呂得相通也箋改讀爲已午之已解作已然之義  
與檀弓注同故申明爲已成宮廟然則取已午之已者用陽  
氣已出陰氣已藏之義非取義於十二枝也玉篇已徐里切  
嗣也起也又弋旨切退也止也一字分兩音而已止與已午  
尙爲一字至廣韻上聲六止內以用也古文作呂已止也又  
音似已辰名太歲在巳曰大荒落是分巳午與已止爲兩字



蓋韻以音分凡一字數音者各如其音而分隸之但字以音分音分而字實不分如且在上平亦在上聲非兩字孔穎達作正義不明已止之已卽巳午之已因泥於巳午之義以爲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廟當巳地在巳地續立妣祖之廟其說可謂迂矣夫鄭氏自申明爲已成宮廟何用又饒辭說正義中此類繁多竝俟來者正之耳

衆維魚矣傳陰陽和則魚衆多矣箋云見人衆相與捕魚

循按傳云魚衆多言衆多者維魚也箋以衆爲人與毛異捕魚說迂甚

勿罔君子箋云勿當作未則下民未罔其上矣

循按此未字當作昧字解淮南子天文訓未昧也未罔謂蒙

昧欺罔其上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傳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瘡病也

循按訓詁之例不外雙聲疊韻疊韻如子孳也丑紐也雙聲如叔拾也且薦也而假借行乎其中有直指其事者如此傳瘡病也是也此外有比例之詞則加猶字有指擬之詞則加謂之猶之云者如盈猶多也至猶善也以其非雙聲疊韻之假借亦非實指其事則於其相近者而指擬之也如云衆謂羣臣也衆不定是羣臣也此云父母謂文武父母不定是謂文武也傳擬度之以爲詩人所云父母指文武非謂文武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也箋云天使父母生我豈父母又使天生我邪正義失之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傳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箋云此喻爲君子賢者之道人尙謂之卑況爲凡庸小人之行

循按毛以爲此在當前者若以爲山蓋又卑小卑小則非山乃岡陵耳與箋義異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傳君臣俱自謂聖也箋云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

循按誰字與具字相承君臣俱自謂予聖聖則通矣究竟烏之雌雄誰能知之箋以烏比君臣恐非毛義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傳局曲也踣累足也箋云局踣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

循按局卽從高字生出卑始曲身今高亦局不必增出雷霆

言局踳正謂天不高地不厚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傳沼池也箋云池魚之所樂而非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以逃甚炤炤易見

循按毛訓沼爲池義卽寓於訓詁中若曰魚在淵則樂今在池沼非所樂也卽使潛伏而池水淺露亦昭而易見所以不肯隱之深者以憂心念國之虐也蓋賢人不用棄在閔散而自明其不肯逃耳箋別一義

天天是椽傳君天之在位椽之箋云民於今而無祿者天以薦嗟天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椽破之

循按傳以天爲君是爲在位是字指上有屋有穀之人也藪藪方穀則小人在位故民之無祿旣由君害之又卽是藪藪



方穀之人椽之毛於大雅昏椽靡共解云椽天椽也以天明  
 椽則此椽字亦與箋同耳正義於大雅述毛義云傳意以正  
 月云天天是椽天謂天殺椽謂椽破是也而此椽字則云在  
 位又椽諧之是以椽為謠詠之詠與大雅正義相岐蓋正義  
 非一人之筆宜其異耳椽通於琢椽之剝擊猶琢之雕刻在  
 位椽之謂此穀穀者刻剝之在位之於小民無所為諧也蔡  
 邕釋誨云速速方穀天天是加此文上下俱用駢對則天天

自對速速乃屬文裁翦之法毛既以天訓椽

謂大雅  
召是傳

則椽亦

是天故以天椽為天天既以椽為天則不云是椽而云是加  
 天天是加猶云天椽是加不得依毛詩謂蔡為謠亦不得依  
 蔡而改詩為天天蜀石經作天天是椽非也或以蔡文天天

是加爲天天是加之諱亦非也

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箋當爲刺厲王作訓詁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

循按此下四詩序皆幽王箋皆改爲厲王金壇劉始與字子彥撰詩益二十卷內論詩次獨得孔子編詩之意其論大小雅云小雅所以繼大雅也小雅起鹿鳴終瓠葉三十七篇所謂雅歌也雅歌者正樂之常歌也其詩不與美刺時事之詩同例起六月終何草不黃四十三篇宣王幽王時詩也而大雅終於江漢常武宣王之詩小雅六月采芑繼之所謂繼大雅也大雅復終以瞻卬召旻幽王詩者所以終大雅也雅亡於幽王故也大雅著文武成王以上周室盛代之詩而小雅

惟列宣幽則其世衰矣孔子編次雅詩至於幽宣之間而慨周室之衰王道之缺也故采當世所用朝會燕饗樂歌諸詩白鹿鳴以下二十二篇繼大雅終篇之義而編次之大略如此今核序於小雅但有宣幽之詩則不應有厲王之詩明矣箋說非也

朔日辛卯箋云辛金也卯木也以卯侵辛故甚惡也

循按經言辛卯但紀日耳辛金卯木之占非毛義

不寧不令箋云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

循按天下不安解不寧政教不善解不令非以天下不安爲政教不善之徵也正義漫以箋義入傳而箋義亦失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傳舍除淪率也箋云

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

循按審傳箋之義當讀彼有罪既伏其辜七字爲一貫若曰  
除有罪伏辜者不論外而無罪之人亦爲彼有罪者所牽率  
而徧入於罪正義解作舍去有罪者不戮則既伏其辜四字  
爲不詞矣且牽率相引爲誰所牽率邪有罪者舍之無罪者  
戮之此顛倒刑罰不中耳惟有罪者戮無罪者亦株連而戮  
所謂威也箋云以刑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正謂濫於用  
刑不謂其錯於用刑也

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傳邇近也爭爲近言

循按傳言爭爲近言則非爭辯言之異已者也蓋上惟邇言  
是聽則下爭爲邇言以諛之言邇則無遠圖故知道謀而不



遂於成也

僭始既涵傳僭數涵容也

循按數卽事君數之數謂讒言數速不比浸潤之譖不易知  
覺然君則容之此亂之所由生也容之心猶未信至於信之  
此亂之所以又生也

遇犬獲之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

循按鄭讀遇爲愚故以馴訓之愚與龜對舉兔雖狡犬雖馴  
而能獲之釋文云遇如字世讀作愚非也如字者毛義也讀  
愚者鄭義也以爲非者非鄭而是毛也正義引王肅言適與  
犬遇而見獲此申毛義非鄭義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傳興也蓼蓼長大貌箋云喻憂思雖在役

中心不精識其事

循按毛之義每寓訓詁中其言雖略尋之可得此訓蓼蓼為長大若曰父母生之使長大者子也今則不能終養匪子也而他人矣視莪而以為蒿傳義不如是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傳楚楚茨棘貌抽除也箋云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

循按毛言茨棘貌即謂茨之棘也方言凡草木刺人江湖之間謂之棘然則棘為有束者之通名此棘則茨之棘也箋以茨與棘為兩物於經文其字為不達

不稂不莠傳稂童梁也莠似苗也

循按說文云莠禾粟之禾生而不成者謂之莠莠重文稂莠

禾粟下生莠讀若酉采卽穗字爲禾成秀之名童之猶言獨也禾病則秀而不實實者下垂不實者直立而獨露於外故名童稂曹風浸彼苞稂毛亦訓童梁箋易云稂當作凉凉草蕭著之屬以童梁乃禾粟秀而不實之名與蕭著不類故破字爲凉草也說文又云秕不成粟也粟不成爲秕采不成爲稂是可推矣說文禾粟下生莠繫傳作下揚生莠揚者簸揚之謂粟之不堅好者簸之必在下農桑輯要云穀種浮秕去則無莠徐鍇亦謂莠出於粟秕今俗稱粟之不成者尙曰下揚說文正以此訓莠之所由生也韋昭問答云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

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九

夏小正四月莠幽徐巨

源云莠者秀之譌也幽者萋之譌也莠幽卽詩四月秀萋此

說是也爾雅釋地云燕曰幽州李巡云燕其氣如要厥性

疾故曰幽幽要也釋文要幽古音相轉以萑譌為幽尙失聲音

通借之義戰國策魏西門豹云幽莠之幼也似禾廣雅云莠

萑也說文繫傳引字書云萑狗尾草也上林賦云其卑溼則

生藏萑蒹葭裴駟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萑萑尾草也說

文萑萑二字相次皆訓草竊謂萑為狼尾草萑為狗尾草萑

或假借為稂萑或假借為莠稂自禾粟采不成之名莠自禾

粟下揚所生毛以莠似苗本惡莠亂苗言之箋云擇種之善

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時氣和則無稂擇種善則無莠義與說

文相表裏箋為精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五十四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一百五十四 焦孝廉毛詩補疏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五十五

學海堂

毛詩補疏

江都焦孝廉

循著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云在察也  
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為從而行之

循按此箋與傳義異傳升接天解陟字下接人解降字在帝  
左右即是接天而接人之意括於內如論語上言禹稷下單  
言躬稼古人屬文多有如是耳箋以下言在帝左右則專以  
天言故以觀知天意解在帝二字以順其所為從而行之解  
左右二字若云察帝而左右之  
有商孫子箋云使臣有殷之孫子

循按傳解有周不顯云有周周也則此有商亦商也正義解

之云使臣有商之子孫謂使之爲臣以爲已有非傳義亦非

箋義

無過爾躬傳過止箋云當使子孫長行之無終汝身則止

循按傳訓過爲止謂修德不已耳止則不宣昭矣箋非傳義

不易維王箋云不可改易者天子也

循按駿命不易釋文云易毛以豉反不易言甚難也鄭音亦

言不可改易也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是爲得之而正義則

不能分別也

肆伐大商傳肆疾也

循按爾雅釋言云肆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誘注

云疾力也疾力二字古每並稱越語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

荀子仲尼篇疾力以申重之楊倞注云疾力勤力也又榮辱  
篇鉤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詩烝民篇威儀是  
力箋云力猶勤也周禮大司寇注亦云力勤力肆之爲疾卽  
肆之爲力也史記灌嬰傳戰疾力漢書孟康注謂攻戰速疾  
是以速訓疾以疾訓力亦力卽疾之證也前言篤生武王燮  
伐大商燮和也言君德也此言維師尙父涼彼武王肆伐大  
商肆疾也言臣節也君自和而臣則不敢自惜其力故疾力  
而克勤也宋人王觀國學林言肆無疾義於詩不合六書訓  
詁唐人已昧矧在宋乎

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循按甲卽始也始朝而天下卽清明傳云不崇朝乃自與甲



字相發明其義甚顯正義解毛義為會值甲子之朝牧誓甲子昧爽箋引之不可混為傳義也

絲絲瓜𦏧傳絲絲不絕貌瓜紹也𦏧𦏧也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𦏧故謂之𦏧絲絲然若將無長大時

循按瓜字不必訓以紹訓瓜尤非也毛蓋以瓜紹明不絕之義若曰所謂絲絲不絕者此瓜紹也東山詩娟娟者蠋傳云

娟娟蠋貌桑蟲也其文法正同以瓜紹明不絕不以瓜紹釋

瓜也所謂紹者當是初生之瓜𦏧猶言蒂集韻𦏧亦作𦏧凡瓜果之

生皆始於蒂𦏧說文訓𦏧今俗以稻之初生者為𦏧正與此

合惟其初生象子孫之嗣續所以為紹所以為絲絲也箋以

絲絲若將無長大時則以絲為弱小與不絕義異謂狀似𦏧

則不直以脰爲脰矣本實繼先歲之說甚迂毛義不如是也  
或謂瓜紹也上本有瓜脰二字亦非

堇荼如飴傳堇菜也荼苦菜也箋云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  
如飴也

循按爾雅云齧苦堇郭璞注云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泔  
食之滑公食大夫禮劔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鄭氏注云  
滑堇萱之類毛以堇爲菜指此堇也詩詠所產之美不必爲  
他處之所無亦不必前此之不美箋謂雖苦亦甘者以堇名  
苦堇荼爲苦荼故有此說豈謂其烏頭毒藥頓化而爲甘乎  
食療本草云堇菜味苦唐附本草云堇汁味甘寒無毒蓋堇  
菜味苦而汁甘一若荼味苦淪之則甘也說文云堇草也根

皇清系角 卷三 皇三  
三  
如薺葉似柳蒸食之甘蒸食之甘正所爲如飴也烏頭名芟  
轉聲爲堇猶薺華名日及轉聲爲木槿非堇菜之堇也

白土沮漆傳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箋云后稷乃帝嚳之胄  
封於郃其後公劉失職遷於豳居沮漆之地故本周之興云沮  
漆也

循按詩人用韻以飀漆穴室相協縣縣瓜飀一頓民之初生  
自土沮漆一頓古公亶父陶復陶穴一頓未有家室一頓首  
尾用單句中兩兩爲抑揚生父二字無韻謂飀穴一韻漆室  
一韻亦可毛傳分章句於漆字一斷隱以漆室爲韻每三句  
作一貫也傳箋釋文正義均先沮後漆惟正義引禹貢漆沮  
旣從明禹貢漆沮卽此詩沮漆或稱沮漆或稱漆沮隨文之

便而已或改經文爲自土漆沮以沮與父爲韻殊失詩人用韻之妙矣古人用韻非有一定唐詩宋詞且不盡拘官韻而欲於今日爲三百篇強定一韻譜吾知其迂也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杜水南入渭顏師古曰大雅縣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乃土杜二字古通如徹彼桑土釋文言韓詩作桑杜荀子解蔽篇所云乘杜卽相土是也齊詩作杜不必爲杜水顏氏於杜陽引之未必得也

削屨馮馮傳削牆鍛屨之聲馮馮然

循按此詩詠築牆之事極其詳細毛鄭亦曲能達之以蘊盛土投之板中而築之築其上也其旁必有溢出於板者則削



之屢之以取其平削謂以銚錡之類削去之而義易明屢古  
婁字小雅式居婁驕箋云婁斂也斂謂收斂不用削而使其  
溢處收斂則必用鍛鍛者椎也以物椎擊之使平則溢者斂  
故傳以鍛明屢鍛屢猶鍛斂斂猶鍛鍊鍛之使堅牢猶鍛  
之使精熟儀禮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樓爲削約  
握之彼疏云讀從樓者義取縷斂挾少之意詩小雅釋文云  
婁徐云鄭音樓爾雅云哀鳩樓聚也今爾雅作樓與斂同訓  
釋宮陝而修曲曰樓樓取於陝卽婁之爲斂蓋削者平其土  
之堅處屢者鍛其土之不堅處不堅鍛之使堅則斂之正所  
以牢之正義解爲削之八屢其聲馮馮然是以屢爲斂失毛  
義矣或以屢爲空穴亦非

柞械拔矣行道兌矣傳兌成蹊也箋云今以柞械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眾兌然不有征伐之意

循按毛傳謂本無道路至此柞械拔去而下已成蹊皇矣三章柞械斯拔松柏斯兌傳云兌易直也柞械拔矣與柞械斯拔同惟兌字一屬行道一屬松柏故傳互發明之兌與銳古通道有柞械則塞塞則猶夫鈍也柞械拔去則通通則猶夫銳也松柏錯於柞械之中柞械去而松柏喬立是爲易直行道通不煩迂曲艱險亦易直也商頌松柏九九傳亦以易直訓之九九猶桓桓其松柏特立不與他木相雜惟其九九乃見其銳九之義爲專爲完專則銳銳則易直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其義一也箋兌然釋文作脫然云一本作兌此與成

蹊義異而正義以爲毛鄭不殊何哉

文王蹶厥生傳蹶動也箋云文王動其縣縣民初生之道

循按生卽性也謂感動虞芮之性毛詳述爭田讓田之事申此義也箋迂甚

芄芄械樸傳械白桧也樸枹木也

循按薛綜西京賦注云械白藜也藜與桧聲同唐龐懋賢文昌雜錄云關中有白藜芄芄叢生民家多采作薪與他木異其烟直上如線高五七丈不絕此紀其所目驗正詩之械矣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傳齊莊媚愛也周姜太姜也京室王室也箋云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爲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太姜之配太王之禮故能爲京室之婦

循按思齊思媚文同則首二句言大任次二句言大姜末二句言大姒列女傳所謂周室三母也鄭以大姜乃大任之姑不當次於下故以思媚周姜爲大任思愛之傳義未然也串夷載路箋云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

循按釋文云串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正義云毛讀患爲串鄭以詩本患字故不從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正義蓋以毛主串字鄭主患字然串卽患之省患與混一音之轉故以患夷卽混夷非用采薇序云云也串與猷亦一音之轉尙書大傳說文引詩作猷夷

自大伯王季傳從大伯之見王季也箋云是乃自大伯王季時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



循按經文兼言大伯王季下專言維此王季故傳言從大伯  
之見王季從字解自字見猶顯也大伯不讓王季王季無以  
顯乃王季因大伯之讓而顯大伯之讓亦由王季而顯箋於  
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謂王季厚明大伯之功美始使之顯著  
正與此傳見王季相發明毛補詩人所未言箋表毛傳所未  
言故平列大伯王季時則然以完詩平列之語氣申言大伯  
讓王季而文王起以明毛傳大伯見王季之義下暢言王季  
顯著大伯以完詩專言王季之語氣而實與毛傳對針互發  
知箋之妙卽知傳之妙知傳箋之妙卽知詩上兼言大伯王  
季下專言王季之妙

侵阮祖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云阮也祖也共也

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

循按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  
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虞芮密犬夷耆均  
見詩書而邠無可考以二年伐邠言之疑邠卽是阮邠爲武  
王子所封徐廣言在野王縣西北余爲論之文王所伐大抵  
皆西伯所統轄阮密須犬夷是也耆卽黎在上黨壺關殷之  
邠畿千里壺關去朝歌不過三百里故鄭氏注尚書西伯戡  
黎云戡黎入紂圻內惟其入圻內故祖伊恐而奔告於紂邠  
在野王爲今懷慶府河內縣地益在邠畿之內矣使二年伐  
邠卽入畿內在文王不應若斯之迫而祖伊之告豈俟三年  
之後乎邠之於阮猶迂之於遠阮邠邠三字並見說文阮代

郡五阮關也邗鄭邑也邗周武王子所封在河內野王是也  
五阮關漢書地理志作五原關此與經無涉邗訓鄭邑徧檢  
春秋傳鄭無邗邑此邗蓋卽鄆劉蔦邗之邗野王之邗本作  
邗鄭邑之邗本作邗與秦邑在同州者同名秦邑之邗見文  
公四年左傳太平寰宇記以邗在同州澄城縣漢書地理志  
安定郡陰密詩密人國漢之陰密今爲平涼之靈臺縣皆近  
於周故文王侵阮而密人距之若野王之邗密人不得侵之  
文王伐之密人亦不得距也邗與阮同音又通於邗此詩稱  
侵阮而書傳稱伐邗蓋一物也乃史記之次異於書傳虞芮  
決獄之後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邢  
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移伐邗於伐耆之後是連年侵伐

王圻於侵阮之詩既無所屬而伐邗之舉遂無實徵鄭氏以魯詩之說定阮爲周伐之國其注尙書序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於羑里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亦用書傳而舍史記固謂史記之所次不若書傳之善也黎可通於耆而殷本紀又作飢阮之作邗又何異乎徐廣謂鄂侯一作邗音干野王縣有邗城似以文王所伐卽此侯矣乃史記言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熹姪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使鄂卽邗則其君方遭慘死西伯旣歎之旋復伐其國等諸崇密之流豈文王之所爲乎鄂而爲邗益信



皇清系角 卷三十三  
文王所伐非野王之邗也

是伐是肆傳肆疾也箋云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

循按大明肆伐大商傳亦以肆爲疾箋以爾雅肆故今也易之正義申毛引釋言窕肆也又引左傳輕者肆焉明肆爲疾之義此詩箋引春秋傳卽正義所引然則以突犯訓肆正是申毛非易毛也隱九年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傳若使輕者肆焉以肆字代嘗寇速去正是以速明肆卽毛以疾訓肆之義正義旣以爲異毛又譏其引左傳之謬蓋先儒互訓之妙至隋唐已莫能知周禮環人疏引文十一年傳注云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此注不知何

人蓋賈服之遺訓肆爲突古有此義故鄭以爲犯突

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傳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王武  
王也箋云世世益有明知之王謂太王王季文王

循按傳不解世有哲王而以三后爲太王王季文王王爲武  
王明上所云世有哲王者統指此四王也箋以哲王指三后  
非毛義毛傳簡略其義卽著於訓詁之次第靜求之卽得也  
遁駿有聲箋云遁述

循按毛訓聿修厥德之聿爲述聿遁古字通

有相之道傳相助也箋云謂若神助之力也

循按毛訓相爲助未必如箋神助之義五穀生自天必待人  
樹菽之乃生后稷教民稼穡是代天以成其能故云相耳非

謂神助后稷也

維秬維秠傳秬黑黍也秠一稗二米

循按說文訓稗云稷也訓稷云糠也訓糠云穀皮也訓秠云一稗二米蓋一穀皮之中有二米其名爲秠秬爲黑黍之通名無論一米二米皆得名秬說文作𪎭云黑黍也一稗二米以釀也是也秠則爲秬之一稗二米者之專名鄭氏鬯人注改一稗二米爲一秠二米鄭志荅張逸問以爲秠稗皆皮之名乃皮名則不爲米名矣巨丕義皆大而丕兼有眾義廣雅仞仞眾也說文坯邱再成者也不通於平漢書食貨志云二登曰平三登曰泰然則秠之取義正以二米猶邱之再成者爲坯也謂秠爲皮是以一稗名不以二米名矣

陟則在巘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

循按皇矣度其鮮原傳云小山別大山曰鮮此傳以巘卽鮮也釋文巘本又作獻月令鮮羔開冰呂氏春秋作獻羔開冰是鮮獻古通用陸德明謂毛傳與爾雅異正義謂此傳與皇矣傳義別非是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傳三單相襲也徹治也箋云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之多少使出稅以爲國用

循按經文三句相次言此三單之夫各授百畝以治田也箋申傳義甚明正義據王肅以在道禦寇解之非毛義也



鳳皇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傳翩翩眾多也箋云翩翩羽聲也亦與眾鳥也爰于也鳳皇往飛亦與眾鳥集於所止

循按毛訓翩翩爲眾多則其羽指眾鳥連下爲義若曰鳳皇往飛固集於所止而眾鳥之羽亦集於所止箋以翩翩爲羽聲則連上爲義故言亦與眾鳥集於所止正義以箋之羽聲關入毛傳失之矣

汔可小康傳汔危也箋云汔幾也王幾可以小安之乎

循按毛以危訓汔危可小康猶云殆可以小康也殆訓危亦訓幾鄭訓汔爲幾正發明毛義也

牖民孔易箋云易易也道民在己甚易也

循按易有兩音改易之易入聲難易之易去聲此宜解作難

易之易而當時讀者讀爲亦故云此讀改易之易乃難易之  
易也下申言道民在己甚易知其爲去聲之易矣釋文孔易  
鄭音亦注易易也上字同又以豉反上易讀亦下易以豉反  
分別甚明正義云以韻當爲改易之易是也虛虛則同爲一  
音不可以此例之

侯作侯祝傳作祝詛也

循按釋名助乍也呂氏春秋貴生篇土苴以治天下高誘注  
云苴音同酢此正義云作卽古詛字是也詛之爲祝無逸周  
禮人所共明惟詛假借爲作故旣以詛釋作又以詛釋祝以  
詛釋作卽以作釋祝與虛徐之訓同一妙義虛徐也不云虛  
邪徐也則箋以邪讀如徐明之此傳以作祝詛三字互明其

以詛明作卽是作讀如詛故箋不必申言但云祝詛而已作卽是祝猶虛卽是邪正義云詛與祝別非也或謂作祝詛也四字句言作爲祝詛之事余惑其說不能從

人尙乎由行傳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箋云時人化之甚尙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

循按傳以人上解人尙若曰人上乎而乃由行此文法倒裝也乎字本宜在末今倒在上耳箋於乎字不協矣

顛沛之揭傳顛仆沛拔揭見根貌

循按論語里仁顛沛必於是馬曰顛沛僵仆也僵仆猶仆拔也沛訓爲拔者周禮大司馬注云菱讀如萊沛之沛易豐九三豐其沛釋文云子夏作芾鄭康成干寶以爲祭祀之蔽膝

芾卽鞞沛之爲拔猶沛之爲芟鞞也推之鞞通作芾詩桑柔  
自有肺腸釋文云肺本作肺白虎通性情篇云肺之言費也  
肺之爲費爲肺猶鞞之爲芾又爲芾而鞞本作市乃說文沛  
肺不從市而從木旆亦从木而商頌武王載旆荀子議兵篇  
引作載發衛公叔發禮記檀弓注云亦名拔說文芟春草根  
枯引之而發土爲撥故謂之芟芟之爲發猶拔之爲發而旆  
亦與發通假則旆亦通拔旆通拔亦沛通拔也揭爲褰裳之  
名自要以下揭其裳而露之樹之根見猶人之足見傳訓之  
精者也小雅西柄之揭以此推之斗之露柄猶樹之露根耳  
旣之陰女反予來赫傳赫炙也箋云日距人謂之赫

循按毛以赫與陰相對陰所以蔭故訓赫爲炙我方蔭女以



涼女反炙我以熱訓說之精正義不能發明箋以口距人解  
之與傳自異王肅云我陰知女行矣乃反來嚇炙我亦非毛  
義

秬鬯一卣傳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

循按春官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  
喪被之故曰介疏引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  
士以蕭庶人以艾鬯與薰蘭等並言是爲香草名又引禮緯  
云鬯草生庭鬯之爲草其說舊矣傳云合而鬱之此鬱爲鬱  
積不以爲鬱金草也肆師祭祀之日及果築鬻鄭司農云築  
煮築香草煮以爲鬯鬱人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  
彝而陳之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

之饒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此以鬱爲草名築煮之則名  
鬯與毛傳義異鄭康成注云鬱鬱金香草也宜以和鬯注鬯

人云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此箋云秬鬯黑黍酒

也是以鬱爲草名鬯爲酒名與毛傳異與鄭司農亦異蓋以

郊特牲云鬱合鬯蕭合黍稷又周禮鬱人別於鬯人故也因

爲通考之雜記云暢白以榭杵以梧暢卽鬯

不條鬯該成顏師古云鬯與暢同房  
中歌清明鬯矣顏師古云鬯古暢字白杵搗築之器冠以鬯

字則鬯非酒名說苑云鬯百草之本上暢于天下暢于地無

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春秋繁露執贄篇云天子用暢積

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爲一而

達其臭味水經注引應劭風俗記鬱芬草也百草之華煮以

合釀黑黍傳以築煮合而鬱之爲鬯亦非以鬯卽是草名正  
以百草之英爲說也而裸將于京注云裸灌鬯也黃流在中  
傳云流鬯也是又以鬯爲酒矣鄭氏以秬鬯爲無鬱之酒而  
鬯人共釁鬯注又云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疏云此鬯酒  
中兼有鬱金香草故得香美也是亦以鬯而兼鬱矣因以經  
文考之鬯人大喪共鬯以沃尸王齊共矩鬯以給淖浴斷無  
以酒浴者又臨弔被介鬯酒則何以言被也司尊彝凡六尊  
六彝之酌鬱齊獻酌注引郊特牲云汁獻浣于醖酒彼注云  
謂沛秬鬯以醖酒也獻讀當爲莎齊語也秬鬯者中有煮鬱  
和以盎齊靡莎沛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鬱人亦言和鬱  
鬯以實彝是鬱鬯必俟和於酒而鬱鬯非酒也蓋鬱爲香草

名擣蕒合而釀成之謂之鬯所以釀之用黍故又曰秬鬯今人擣諸香草之屑合之稻米搏以爲佩俗稱爲香料卽鬯之遺制也用於裸則和醴酒而沛之用於浴則和水以供之用於弔喪則不和而祓之鬯人汎掌諸鬯鬱人專主灌酌職有不同故名有各異以鬯爲香草者從其本也

貽我來牟傳牟麥

循按來牟者麥之緩聲也說文麥芒穀秋種厚蕕故謂之麥麥取義於蕕而聲卽出於蕕漢書劉向封事引詩云貽我釐牟釐牟麥也釐讀同蕕與來聲轉麥爲牟來之合聲猶終葵之爲錐也牟來倒爲來牟猶螽斯斯螽方音相轉往往倒稱耳太誓以穀俱來言穀不言麥來不必是來牟緯家傳會於



牟麥而鄭氏據以箋詩似牟爲麥名來爲俱來之來於是說  
文亦有周所受瑞麥之訓又云天所來也故以爲行來之來  
此則先有來牟之名而後有行來之字因天來以稱來視鄭  
氏不以來爲麥名又異因別出秣字在禾部云齊人謂麥來  
也乃秣卽是來齊人呼麥爲秣正麥稱來之證來之爲麥猶  
諫之爲吉藜之爲旄牛秣之爲狸貓萊之爲蔓華吉旄貓蔓  
與麥皆雙聲字也正義引說文一麥二秣今說文作一來二  
秣困學紀聞載董彥遠除正字謝啟所引作一束二秣推之  
當作一束二秣說文云象芒束之形所謂一束二秣者謂制  
字之義也說文解束字云束木芒也象形束從一口來從二  
人來之人卽束之口也以束而從二口成來故云一束二秣

說文夆悟也讀若縫以其刺人爲悟故云夆口一夆也从二夆也一夆在木爲束爲木芒麥之芒刺衆多從二夆以象之故曰一束二夆象芒刺之形也

遭家不造傳造爲箋云造猶成也

循按淮南子天文訓介蟲不爲高誘注云不成爲介蟲也是不爲卽不成箋申毛義而正義以爲異其解毛云家事無人爲之於經義爲不達矣家不爲猶云魚不爲禾不爲黍不爲也

斯馬斯作傳作始也

循按始之言先也與斯臧斯才一例謂斯馬斯居衆馬之先也正義及其古始解於義未達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五十五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